

甘肅青史略卷二十五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狄道告急

先是五月二十七日署狄道州

搶劫良民等語請招募土勇五百名以狀聲威通真各處求發口糧總督

謂地方搶劫之案刻下惟將匪徒姓名存案俟河回平竣然後按名往拿

有土勇每起必舉恐此案未獲彼案又發捕而見拒傷人必多轉難措手

尙無動作循圍已解撤匪勢窮諒亦無甚緊要一若狄道可以無事也者

有文生晏永亨者狄道人來省請兵赴各署擊鼓呼號百姓深觀者千數

求發兵救援查訪皆河州大東炮之賊並有狄回馬維翰在內攻城甚急

居民聞遭殺戮總督擬派蘭山道黃雲同鄧全忠三營前往邀擊並百姓各歸位處

聽候提兵起程百姓聞之始紛然而散全忠尙未出省是月十八日狄道圍已解

案勞薪錄內載批狄道州陳家堡紳耆陳殿元請發軍火稟訪聞該州文武員未亨前來
請兵求發軍火之日何等急迫大張賊勢搖動滿城人心惶惶幸皆由此及准發軍火之
後則在省城逍遙數日屢經本營務處嚴飭謝總兵備其上道結從容而行於沿途經過
所在將牙杆四百根沿途寄頓其將七響洋槍子藥分送朋友業經飭令該管地方官查
明稟覆如有短少卽令賂債傳聞
如果屬實陳叔寶全無心肝矣

幕毒祺曰狄道以洗水爲保障洗水之西卽河州之大東鄉中隔一衣帶水雞犬之聲相
聞也同治初河回倡亂狄道受禍最先亦最慘及大軍肅清關隴入其城但見瓦礫成堆

嵩與城齊環城數十里無煙火蓋元氣摧殘盡矣此次河回猖獗狄道士大夫未
雨綢繆自行籌備雖在圍城之中而終不至蹈同治之覆轍者衆志成城有以哉

狄河難民紛紛來省

時狄河回匪大肆猖獗攻掠堡寨專與漢民爲仇人煙輻輳之區
有人編練民團尙堪支持數日以待官軍之援救其他零星住戶

不能一朝居悉來省城長官不之知也日者關山道黃雲因事往門子一帶見有以雙
籠盛男女擔之者又有以肩荷兒女掉簾者又有老翁媪鬻鹽於沙泥間者又有小婦女
纖足不能行拄杖衣搭樹憩息間有舉止女雅如士大夫家容狀者鵲形鳩面蔽衣處縷類
乞丐者甚多或掃落葉枯枝支釜石上作炊或探囊取乾糲手淘泉水和粥之亦或枕草
被耐睡又或嘆息嗚咽如不自勝約數千餘人雲下車問之爾等係何縣人將往何所何
爲艱苦至此則羣焉垂涕曰吾等皆狄河人爲匪所蹂躪無以爲生棄其田土房屋來省
乞食以保餘生言之淚欷歔下擬設難民收容所不敢擅專次日避難之民彙集於省城
者男婦約萬餘人齊集督署閱關司道前往彈壓雲請將狄河難民安置貢院號舍中復
給糧以賑之

慕壽祺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黃雲見難民之顛連困苦惻然有動於衷卽予棲息之處
復免飢餓之虞何慮之周而爲之勇也善是時監司大員猶知覓好於民倉儲亦不至一
空如洗狄河雖有匪患隴東河西之糧不難源源而來也及民國十七年狄河難民來省
避難者露宿於西關一帶僵屍盈路餬口無資安得復有如雲其人者爲之代謀生路也
哉

河州回酋馬永琳自焚花寺牌坊遂叛

河州回教向三大派曰花寺曰白莊曰紅門惟花寺建築最早教徒亦最多馬永琳有子

四其長子武舉馬祿次子馬福三子文生馬鏗四子馬祥同惡相濟仇視儒教以其教下

人周世祥即周七十為偽督帥其所居曰八方在河州城南與州城僅隔一牆本年撒回

作亂水琳父子與周七十召集教下匪徒在花寺坐會聚眾圖謀不軌而其道繁由乃自

焚寺拱北之門誣為漢民所毀遂鬧州城並四出焚掠永琳安居八方若無事然提督雷

五縮以八方為回匪老巢循化之撒拉川礮伯之米拉津西甯之喀吧山中堡又皆凶

黨之外舍聽伊便命屠我人民不得不得慮與委蛇暫救日前之急藉救以賊攻城之策

案馬永琳口稱軍功頭銜二品云前總督左宗棠所賞蓋同治時所招撫者也周七十即

周瑞同治六年河州穆阿辟以瑞為偽正帥結連南八營盤據秦安康坪堡此次改名周

世祥又為偽督率花寺回教八方其取可謂經回即於八方建一禮拜寺做漢人廟宇繪以五彩金碧輝煌人其教者均謂之花寺云

派同知洪翼駐河州辦理收撫事宜

時匪氛猖獗馬五等陽為朝臣陰為賊首擬派同知洪翼駐河州辦理收撫事宜

應龍若在此事不難解決昌洛聞之驚曰此豈隱君子與何知之者少也今文宗謀致回

河州知州查之屏查詢馬應龍現作何狀據報其人已故是同歸再然可委之人改其號

捕同知洪翼馳赴河州聯絡回族專辦招撫事宜官兵民團從此不敢開火恐與撫局有礙

丁... 欲求... 不知... 亦...

童出語輒驚人尤深於詩弱冠後益留心經世之學登明正德辛未進士彭

少保澤仇威甯伯鉞勦匪四川以應龍掌書記積功保知縣留四川在

按察司而吟哦不廢高麗使上詩於朝有應龍文字實堪師之句雪

蘭彭辛菴即少保澤為撰墓誌武功康對山銘之

慕壽祺曰招安兩字誤燕齊生昔同治初陝甘回亂朝廷屢詔督撫戮賊而

督撫倡議招撫雖畏怯不敢戰然猶目之曰賊道其後督撫將軍青海

大臣日遣使與賊議和是直認為交戰國大傷國體適長寇氣郡縣守令聞

賊至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回思往事可為痛心今洪製往河州招

撫豈非甘蹈覆轍也耶

以蘭州道黃雲為全省營務處

自狄道告急人心恐慌總督亦別無良策前敵鎮將兵剛加兵而兵已多請餉則予命而餉又不與提督

有番處武之習
而後可以撫
極太要或夜之
極遠而後可以
極深而後可以
極險而後可以
極難而後可以
極危而後可以
極苦而後可以
極勞而後可以
極辱而後可以
極辱而後可以
極辱而後可以

雷正綰以河州撫事不成將以武裝從事來電請速援助亦不過行一文下一札催督而已日復一日警報紛馳有人鸛首道黃雲曾隨曾國藩盪平髮逆於軍事經驗甚深事急矣可用之乃於是月初十日奏明在案後五日始頒發關防黃雲遂委游擊喻光炳守備談紹雲招募衛隊一哨總督准募兩哨又委周紫高陳仕根二員開招矣

慕壽祺曰甘肅自軍務平定久無總理營務處之名黃雲奉委後以無舊章可循請事草創又知經費難籌不能開展外人不知紛紛投効學毛遂自薦者文武已來百餘人矣卒以僧多粥少不無怨望而軍事則從此漸有頭緒矣

河州各鄉回復叛

是月十六日河紳李序率難民千數百人來省城稟以州城猶未被圍也已而河州各鄉之回蜂擁而起來攻州城是督雷正綰坐困孤城度日如年總督允調總兵湯彥和入關救援

慕壽祺曰自老湘軍收撫河州才二十餘年向之幸逃法網者又紛紛起共爭矣而關外將軍謂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皇皇然號於衆曰非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賊鈍則乞降長寇辜民圍城攻堡至今爲梗誰厲之階譬之水弗塞來源未流彌增其廣譬之草弗剪厥根來歲必茁其芽君子觀河回之復叛而追思往事未嘗不太息於招安兩字之誤盡蒼生也

營務處黃雲派兵稽察蘭州西關禮拜寺

省城回教禮拜寺有五惟西關規模弘敞上蓋琉璃瓦與殿廷無異乾隆四十六

年撒拉回之叛由河州犯省城當其初爭教也旅省河州回民先以鉛丸火藥實入棺中
偽為到寺沐浴請阿胖念經也者或送西關禮拜寺及華林山佛寺將鉛藥埋入土中而
公家不知也及撒拉攻城初獲禮拜寺後退至華林山俯瞰城中負隅死守日以父子鎗
射擊省城現在河回復叛黃雲以西關為走河州大路恐蹈乾隆時覆轍故派兵稽察禮
寺拜

回匪屢攻河州甯河堡不克

河回於閏五月初圍攻州城並分股圍南鄉甯河堡及大

薛麻槽鍋底岩牆鹿溝相繼淪陷殺傷難民約五六千人甯河堡原有河標練軍步兵一
哨竹哨官水國帶之負城防責再有利政汎兵四名經制徐義烈帶之負巡查責並有難
民三千餘家先於五月間紳耆潘慰張華等奉雷提督委辦民團至是共成七團嚴飭守
備潘慰管帶中營花翎游擊銜胡明望管帶前營花翎副將銜張福管帶左營總鄉約張
爾榮管帶右營總鄉約孟麟管帶後營花翎都司銜宗智威管帶副中營典史職銜張華
管帶副前營新夕訓練遂成勁旅所需一切籌備處員生黃作仁王冲甲辦支之貢生陳
光德生員胡玉堂典史職銜潘世黃桂在外奔小呼益請教授領軍裝蒙甘肅布政使
總營務處會鈔發給人數小敵及彈藥各種陳光德等遂遣人繞道番境資夜運至甯河
堡堡中得此軍裝有恃無恐賊環城四面皆建礮樓並在北城門搭雲梯暗挖地道猛攻
十二三次迄未得逞又民團出戰七八次會哨官以練軍助之每獲勝利其最著者七月
初九夜出其不意下城踏營賊有寤者有寐者倉猝之間殺傷百數十餘
人奪來槍枝刀矛數百件賊驚奔走自是攻撲雖止而包圍仍未懈也

馬心勝駐防平涼

策應令其舊車馬驛設調遣獨傲一到即行開拔不得自作防軍以

致遲

案平涼大鎮原之舊名而移之今府者也晉析安定置平涼郡治高平隋因之唐因之宋
於臨涇置平涼軍唐嘗移置平涼縣今平涼之安國縣武二鎮仍歸古原州管轄後
為行澤州此金所緣之以能今有縣名也漢晉則安所隸之涇
陽唐則原州之馬監循今之名而味古初亦不達於義者矣

回匪據北大通游擊士有德逃

西甯大通縣以毛白勝堡以治所距府治北二百五十
里為游擊駐防處是為北大通即今之疊源縣也由北

人通茂達班山出福都溝口即至洪水營去甘州不遠矣若由八寶山至黃城灘進攻涼
州可朝發而夕至矣西甯匪首種延甘涼以北大通之如變在喉也先謀打通路徑王有

德本不知其北大通游擊在偏隅城內外言回匪與西甯游擊消息而有德不
知也日甘甯西幣所涉惑昏醉至失城而餘醉未醒馬弁負之而逃

慕壽祺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斯言誠不虛也王正坤失積石
關兵士幾無一生還楊昌濬以回無放不准不之罪反令其統帶新軍身之不正綱維是

立尤而效之遂有王正
德之放棄北大通矣

總督令甘州永固城副將派兵嚴防扁都溝口

聞北大通失守恐回匪由永安出扁
都溝以擾甘州屬軍也故有此命

前清武職分選
鎮副參游都守
千總九級
俗稱副將為
盛如洗峨協
國德之類公文
招用已久作者
獨以副將標題

案永固在今民樂縣南三十里漢單于城前涼張氏之祁連城也明天啓間
北夷插漢至此六畜不蕃遂栖息於祁連山清初海夷來大草灘縱牧康熙
八年己酉因蹟築壘設協以鎮之大草灘皆歷歷在目中也所轄之大馬黑
城馬營城鼎立灘內迤西三十里近有洪水為右營遠有永昌高臺為聲援
一切口隘總在控制之列

又考永固城協康熙八年設守備一員馬步守兵三百二十二名十一年設
副將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增馬步守兵六百二十五名十三年增馬步
兵三十五名以上共額設馬步戰守兵九百八十二名雍正三年奉營公費
馬糧更部步糧二十九分撥補現兵七年於馬兵內考拔經前外委千總二
員把總二員十一年將守備改設都司

奏調甘肅鎮牛師韓統總凱軍七營來甘助剿

是月二十日督撫見電報以直隸散勇有師韓統總凱軍七營亦在道中營務

處以甘肅兵備空虛懇請督部將此軍調甘以資助剿當即電奏奉旨允許不費一錢而得勁旅可謂便宜後二日接大學士王文韶電謂師韓欲再添募十三營合為二十營意

甚要挾有遠水難救近火且其救火之策二語又復去電阻止師韓旋自認過且願前來此間以軍火甚多却之殊可惜也六月初二日奉上諭仍令牛師韓來甘助剿

幕壽祺曰人心之不足如此哉牛師韓總凱七營已奉諭遣散矣在事制時

代而又處葦葢之下救不惟命是從幸而甘督奏調原有勢力聲以保存是

則初念所不及料者耳乃又請募十三營何望之奢也意其人利欲薰心其

終無所成也固宜

巴燕戎格駐防軍隊為礮伯回匪治主席安朝主誘而敗之

此即蘇武與所統之新疆三營也奉總督

命駐紮甘都堂堡是月二十六日據蘇貴興報於十四日被礮伯米拉溝之逆回治主席安朝主所誘敗失去軍馬二百餘件兵士陣亡二百餘名先一日駐紮省城海管帶王正紳率護回探十一名交營務處訊明乃礮伯良回馬萬德一家因逆回治主席安朝主謀叛威誘萬德不從全家被害約同良回逃至省城避難行經崔家崖被正紳營勇盛首

· 魏晉時賊故有此舉前署張伯知縣易乘諒認明提訊知爲冤抑又有漢時李永年前來具保准予開釋彼族中亦有忠義焉萬德其一也

· 案據該日官籍回教各有門宦門宦者卽掌教之別名彼族所稱爲老人家者也河州老教素聽命於馬永琳西甯穆教多聽命於馬維翰雖居狄道暗中與馬永琳聲息相通一教進行治主麻安朝主之叛結其有意乎噫河州之亂已成從此西甯之事日益緊張矣

西甯保甲分局督獲河州女間諜

有回婦數人化用子裝來省密探消息被委員盤獲

案從戎草云同治回亂時匪首馬伯森之妾哈氏化男裝手執大旗指授賊衆出入於鎗林彈雨間而未嘗挫折民二十四年共竄出松潘鄂湘陝邊偵探多婦女其服裝與男子無異司空見慣亦不爲奇蓋古來婦女僞爲男子裝者衆矣人第知有木門與蜀壯元黃崇嘏耳不知更有唐三原縣孟嘉

年二十六嫁張警警爲郭汾陽幕職媼之貌酷類警警卒遂爲丈夫衣冠稱
警弟求替職汾陽喜任之又有李抱玉主庫青衣后祭酒因亂時抱玉掩名
奏授國子祭酒又齊東陽女子妻遲變服爲男子遊公卿間仕至揚州鹽曹
從事又五代契丹入寇時陳州賊帥號白脰鴟者醜婦人稱男子姓名衣冠
拜跪以謁戎主戎主令召撫山東諸盜其屬數兒數千無不服從有夫數十
人稍許意卽手刃之而武則天之在嬰孺也已從服而試相人者矣

六月賊謀馬似虎

一作馬

以利誘襲湯彥和軍於雙城堡大破之彥和遁至岷

州

彥和奉總督令回援河州以賴根本於是月初十日由酒化起雲堡進老鴉關十二日抵雙城堡距河州僅四十里時馬水琳閔伏英周奇試等環攻州城

關恐其直抵城下雷軍蹙於內則狼狽不堪矣迺遣馬似虎以利誘之詣彥和營言將軍從天而下回衆自此不復反矣軍士遠來疲甚請少憩馬上攜帶黃米三斗作晚飯已起爐竈矣黃米者隱語耳餽黃金三十當於暮夜無人時送至軍需處彥和心動下令軍中曰其日將暮軍駐宿來朝進城時武進士馬福祿以不從逆在彥和軍中作材官聞似虎

言大驚慨然曰毒哉此計將使全軍覆沒於此乎蓋謂似虎性狡黠衆所深知今者幣重
言甘其心不可測度請收回前令即日進城否則恐爲賊乘彥和不聽似虎又謂軍宜露
宿先探賊而後進彥和從之似虎遂糾各路賊席捲而至彥和急率數十騎潛渡大夏河
逃赴槐樹關官軍烏獸散賊乘之被殺及溺斃者六百餘名百姓隨之被害者二千餘人
開花破及糧餉軍械盡以資賊河州城圍愈急雷正綰日夜求救以俟援軍賊
遂攻屠西鄉札地沙濱刀峽棹子山南鄉松鳴崖東鄉柳溝掌圍溝掌各堡寨

案雙城在河州西四十里爲漢枹罕縣地應邵漢書音義云枹罕羌侯邑也

漢因置縣水經注灘水又東左合罕开南谿水十三州志曰廣大陂在枹

罕西北罕开在焉辛卯侍行記謂罕开在河州西韓家集其地距雙城十里

水經注灘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又云灘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考罕

开南谿水卽今老鴉關河故城川水卽今槐樹門水枹罕縣故城在已受罕

开水尙未受故城川水之間其爲今雙城無疑

慕壽祺曰軍不渡法何以平賊昔饒直之斬莊賈非深入也止於會罕而後

期耳孫武子之斬隊長非臨敵也不過美人以為戲耳卒焉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湯彥和既至雙城不難直進河州乃為匪黨甘言所惑一念之貪竟覆全師罪不容於死矣楊昌濬婦人之仁不忍即誅尤而效之尙復成何軍法耶

賊攻河州幫帶鳳林營都司李振先陣亡

湯彥和急於援河孟浪輕進以致一敗塗地八方之賊聞之即乘間攻城甚急李都

司振先適在城奉提督雷正綰令開西門迎勦奮勇殺賊為賊所殺賊益攻城

以李良穆署河州鎮總兵兩江補用副將陳宗藩統領新併河鎮四營

湯彥和逃至岷

州總督聞之大怒即撤任奏參請旨懲處檄李良穆署河州鎮總兵並委陳宗藩統領銀一萬兩前往狄道將雙城堡潰卒收集汰弱留強併為四營即令宗藩統帶以便相機進剿

案河州鎮總兵湯彥和統帶所部長字營潘長清鎮南中營蘇永發鎮南左

營朱昇達鎮南右旂李長發鎮南練軍步隊劉忠亮鎮南練軍馬隊金恆林

肅西左營易慶安武毅右游擊洪龍奉調由起臺堡開入老鴉關抵八百
 寺長驅直進至距河州四十里之雙城集受回愚弄毫無准備賊四面環攻
 湯軍力不能支因乘雨夜度灘水衝出槐樹關士卒傷亡及溺斃者不少槍
 礮軍裝亦多遺失金恆林劉忠亮易慶安均受重傷當經總督委副將陳宗
 藩前往經理將各營游擊併整頓羅湜龍劉忠亮當時更換以總兵李大秋
 游擊盧錫昌帶領其軍

慕壽祺曰陳宗藩六月初抵蘭適湯革鎮彥和十三日在雙城子與賊接仗
 所統老湘軍八營同日潰敗委宗藩收集潰卒遲遲三月所併之營猶未整
 齊督署飭令來省躬自調度已不堪統領之任矣八月二十八日在省用四
 百金私取鄧姓職官之女為妾司道以宗藩勇於漁色忽於治軍會同詳揭

士軍前年死
 人後下
 州時
 之矣

當道仍置若罔聞可怪也

西甯道寄吉急

以西甯西北兩川回子同時叛逆大通縣亦被圍始告急先是五月十一日大通縣卡委員袁光燦稟縣城東二十里有回民馬伏海者謀為叛

逆以助撒拉因事洩漏恐官軍辦於前月二十日夜自將妻女殺斃舉火自焚其宅遂自刎而死是四月間大通回子已謀叛至是始有圍城之舉官軍求兵求餉求軍火均無以應

案西甯西川即伯顏川距西甯三十里西川之田皆伯顏渠所澆北川即長甯川距西甯

五十里水經注云水出松山合養女川南入湟水晉置長甯縣於此今為長甯堡二川多

水田同與漢雜居餘見第十三卷嘉靖四年閏四月注

大通縣在西甯府北一百二十里與北川壤地相連

西甯賊首韓文秀等糾衆犯鄧增營

逆首韓文秀馬成林糾眾同數萬分三路犯鄧增營增分軍迎戰賊伏萬人於東山而以老藏

距西山之巔疑兵又列騎賊於平川誘官軍趨西南增先以番兵循東山之麓及鹿賊狀知有伏復令騎兵扼其衝俄頃賊伏果起番兵不能抵三路賊齊來接戰官軍將卻增急出奮戰將士怯不進乃手刃偏將一諸將皆躍馬陷陣斃賊首馬成林賊始潰官軍傷亡亦多哨弁孫泉清師與堂死之增料賊必復來於是調茶舖一帶十族昂哨番兵及南川十族自思觀團勇以備策應次日平明賊果集官軍乘其未成列擊之賊方死戰忽驚逃盡其巢已為番兵焚毀賊遂不敢復出而西甯南北西川大通碾伯丹噶爾廳賊

同時
皆叛

署涼州鎮總兵劉璞在審街為賊所敗

傷亡兵士二百餘人軍裝亦失此十七日事也

詔喀什提督董福祥統帶馬步三十營督辦甘肅軍務

福祥前因太后六旬萬壽以新豐喀什塔爾提督晉

京視蝦郎極稱贊對人曰董某威振西陲戰功卓著北門鎖鑰其在斯人飭令招集舊部保衛京畿福祥遣田營務處星夜回甘招募舊部其中如何得彭同治時在牛站帶

團與馬占熬血戰以石礮傷占熬右目張明鑫昔年保衛甯城不敢入其境何美玉昔年從征金積堡攻克逆巢王得勝昔年隨湘軍克復肅州等處為人所忌久賦閒居張行

志光緒初因訟案牽連徒步出關至喀什噶爾會帶提標十八哨他若姚旺喬兆福馬湖朝姚炳義張長隆洪瑞等或流落鄰省或從軍田或為人作傭或不能開口窮無聊賴

忽遇風雲又無循化營游擊馬安良總督薦鄉人董陽春唐鳳輝皆編練成營駐紮南園河湟亂起楊昌濬指置乖方王正坤失險於積石關湯彥和覆軍於雙城壘雷正綰被圍

於河州牛師韓所統豫軍七營尙存直隸福祥兩次自請授甘肅法允從因係桑梓之邦不得不盡心竭力以慰父老之望恭邸恐有人之掣肘也奏請福祥督辦甘肅軍務准其

專摺奏事此令頒佈後福祥甫出都門亂黨謀害應河州聞風欲逃甯靈等處賴以保全至陝西與巡撫張旭籌商進兵事官決定抵甘後督不進省駐大營於狄道後河州

肅清以乘勝之師剿平西甯

慕壽祺曰今天下競言用兵矣而踴躍爭先者非盡老成宿將也張明憲諸人昔同治間亂時陷陣衝鋒爲國家宣力今老矣黃髮餘輝皆用之豈爲私哉蓋便利於軍事者多矣數從征戰頗識戎機使一身經患難解曉俗情便二生長邊疆毫無習氣便三山脈地形洞明利害使一軍之士不迷惑便四有此四者回賊若來攻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乎似此則甘肅回匪宜用甘肅人勦平之

漫坪百姓來省請兵

先是十八日何建威山狄道報告馬安良所留馬隊三營駐新添鋪洮西回匪來攻業經擊退恐擾漫坪以窺省城賊首不知何許

人十九日早漫坪百姓進省請兵稱河州逆首馬永琳率三千餘人由狄道新添鋪來攻柳溝掌窺其急漫坪與掌窺接壤恐受池魚之殃總督以漫坪距省甚近令崔岳馬隊隨本起步隊同往救援次日未時始抵漫坪而掌窺已於午時失守殺死漢民六百餘人火燭未息也

慕壽祺曰槍礮固足以殺人然必操練素精方能入子命中自狄河回叛近省各縣居民結寨自保其禦賊最力其被禍亦最慘蓋漢民堡中有槍械者回則銳意攻破必得其軍火而後快心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觀之今日而益信初十日柳溝掌之失堡內尙存山礮擡礮及省城新發槍枝籽彈爲回有不能保民反以資寇其所以失敗之由鄉農特

回匪陷西甯李十家長甯堡

賊陷西甯等堡殺漢民萬餘貫嬰孩於甯以爲戲西北川村堡盡被蹂躪矣

有軍火素爲不操練一聞寇至則膽怯心驚雖空槍亦不能施况人子命中耶故村堡無軍火之害小有軍火之害大

長甯堡在今西甯縣北四十里俗謂之北川晉書地理志云平郡有長甯縣水經注長甯水南經長甯亭東城有東西門隋書帝紀云大業五年四月帝巡河右至西平五月庚辰帝入長甯谷卽其地也

慕壽祺曰循化撒拉回本一窮蹙小寇總督湯昌濬與固原提督雷正綰若早用心擒捕如探雀雛耳乃安執已見不聽人言惟事留撫養繼遺患以致河州被圍西甯南北兩川村堡爲回所陷甘肅全局爲之動搖督兵者不能辭其咎焉

回匪攻何家堡防軍同堡民擊走之

據武設新左旗陳總哨漢卿稟稱六月二十五日有逆回一千餘人來攻堡寨經我軍率同堡

民迎敵賊衆遁去七月朔賊又來攻擊經該旗會精選左哨百長饒定國並該堡團勇等出隊奮力撲勦且能出奇制勝殺賊多名營務處黃雲批示嘉獎並云本道察核與圖如蓮花渡哈腦渡何家堡實將來進兵之路尤宜盡心固守不可稍有疎忽刻下羽檄紛馳兵不敷調將來於何家堡內必須增兵協同堡民團勇嚴加守禦爲北原進兵要隘惟聞該堡牆垣不厚濠溝不寬鹿角不高均非穩固希即會商各營派兵前往幫同堡民將牆垣濠溝挖寬幫厚穩守之計此外要口或掘深溝或築檔牆因地制宜以遏賊鋒

卓尼寺僧都綱楊積慶率番兵防洮州要隘

卓尼寺在舊洮城西南三十里楊士司

案都綱始於宋金志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舍男女爲僧尼惟邇多而律

少在京曰國師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雜那披刺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所謂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一任任滿則又別擇人

秋七月陝西統領葉占魁擊狄道

占魁統陝西馬步六營駐狄道致函省營務處大意深言何建威不勝統將之任先是狄道未被圍

之前總督以軍隊無多不能前賊轉營所敗屯調陝軍助剿陝西巡撫以撫標參將何建威係狄道人同治時提督范銘磨下曾統大旗故有何大旗之稱令其統帶二營星夜回甘為候調道在陝撫之意以甘肅之巨神統兵救援父母之邦較之他人自然迅速及建威抵安定之日正河渠攻狄道之時乃由安定繞道鞏昌從容赴狄時狄道圍已解城內官民危而復安避避下行大舉聚眾拒狄後不籌一策不殺一賊百姓求派兵護其收割亦不允准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焉不動念出乎人情之外又其甚者安坐城中惟利是圖縱容弁勇搜括財物農民已收之糧與草強連入城以作軍糧被燒房屋拆作柴薪河干大木山搬為自已建屋之用所領之餉一概不發惟向殷實商戶硬行借貨並不償甚至有姦淫婦女情事種種不法民間有逆回甫去強盜又來之語似此行爲殊玷統領之任質之葉占魁之函及被難在省狄道紳耆之語均屬相符總督聞之甚為震怒念

係由陝調來故准留統二營其未招成者即行停止

慕壽祺曰同寅恭和衷戰葉占魁與何建威同官陝省同隸撫標亦嘗話衷腸銜杯酒業棟之好何以加茲及來狄道聞建威之不協輿論也憲眷亦不甚隆以寅誼論占魁應即代為解釋不解釋斯已耳又從而排擠之權利之於人甚矣哉

河州回匪犯白塔寺川蓮花渡口之何家堡防軍與民團夾擊之

時省城計畫擬俟軍抵甘請

督率所部人葉占魁何建威各軍由狄道渡河至三甲集以趨太子寺或由胭脂川楓臺堡松鳴岩以入甯河此為東兩路再洮水西北由漫坪以至唐汪川此為中路惟牛形山西隘為賊所據恐難飛渡再西山為白塔寺川及蓮花哈腦乾嘴等渡一登南岸即河州之北原總督之意擬令署河州鎮李良穆統帶西軍並新募之慶字營字營及陳宗藩統帶改併河鎮四營現駐漫坪之馬步各營將來移駐白塔寺擬由西北而東南與董軍會於甯河太子寺雷軍或開城接應內外加攻似此三面並進不難滅此朝食我方約日進兵彼乃悉銳先犯逆首馬永琳知各路要隘我所必攻賊所必爭遂犯白塔寺川蓮花渡口之何家堡賴有準備賊不得勝退

西甯東關回叛

是月十三日西甯三川回子同叛約郡城東關之回為內應乘夜放火焚

餘人次日總兵鄧增以進規巴燕戎之師赴援郡城與賊戰於小橋賊即走時城中壯丁出東門夾攻為賊所敗死百餘人遂退入城增令陳正魁等結營小橋總兵鄧成林等屯

紙坊街賊遂焚掠東川及紅哈
兩川又陷曹家堡殺斃千餘人

甯河來告捷

是月二十五日甯河紳士稟稱月初九圍城回匪以城久難下於夜靜無
人時在堡城西北穴地道攻城城中知之選敢死團四百人黑夜往撲出其

不意殺斃回匪百餘名次首級數十顆逆首馬朶阿訶亦被殺獲其頭又將河口推倒掩
埋者不知其數此亦大快人心之勝仗也當道委朱世稟赴狄道催何建威由松鳴者進

甯河

案宋高宗紹興中官軍既薄河州敵守及同知望風降下敵之守禦河案者雖雲入堅為
敵守無下意百姓出之排下殺其尸攜首詣官軍馬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全地人心

去留未定及薄城下民爭開門奔車花輿踵道皆曰前日之降實非我願今
親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慨山西編戶願為王民類如此

慕壽祺曰甯河為賊所圍雖有告急之書毫無絲髮之效天下事求人不知求已與其坐
以待斃何如自決雖雄於是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婦人乘亭障童子執干戈雖百敗而其

志不同終能大挫賊鋒意其中有知
包立生其人者乎不然何守之堅也

洮州葛根禪師以所部番衆助何建威勦回匪

時何建威出於
道望不前

諭陝甘總督楊昌濬固原提督雷正綰應即革職均着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逆方

回之初叛也雖凶殘者思逞狡猾者觀望以事或不濟尙可投誠為完巢保州之計故河
 淮之回未嘗盡叛也其時隨上諸軍半屬虛弱以積疲之兵當方張之寇強弱異勢衆寡
 異形總督惟飭營員嚴佈守局不許輕戰各方官兵亦不敢戰回之計者謂知其情亦不
 與官兵苦鬪雖有衆衆攻城之舉不過借此逞勢究未嘗破一郡陷一州有明徵也竊料
 逆回之力如狄道西甯兩城或不能下而河州之人力近在肘腋彼能大開城小而卑彼
 疾果欲攻之可以立破乃不為者彼亦知城不可破官不可殺故特置之尋攻堡寨以殺
 百姓日久勢成諸城固在彼掌握之中逆情詭詐昭然可觀營務處責雲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輒答之曰分合進止本督部堂自有權衡以致缺額不補餉項虛糜賊勢日張民生
 莫遂而猶自詡端大兒戲干戈其失敗也咎由自取正給抵河州後凡撤拉與河回均一
 意主撫且待回日最優五月初飭令漢民湖練具繳器械隨時將尋械發交回日領去未
 幾河回遂叛叛回聞河州正綰所帶馬步隊則在東北兩面空闊無賊之處虛張聲勢四
 南兩城皆鳳林營防守與查之屏所招之十勇省城軍政界又謂徵回之叛由陳觀察以
 逼之河回之叛由湯中鎮以逼之皆迎合長官違旨舉是非而顛倒之人言噴噴傳之道
 路達之京師言官據此入奏經吏部議奏是月二十七日奉上諭甘肅逆回滋事日益熾
 延自海城收復循化解圍後河狄西甯又復聚衆猖獗續以湯中鎮奉調赴援遷延日久
 迨行抵河州又不偵探虛實冒昧進攻以致全軍潰退貽誤戎機湯中鎮著革職留營待
 罪圖功以觀後效楊昌濬在甘有年於回衆情形豈未深悉乃忽動忽撫迄無定見以致
 滄中河狄西甯地皆賊匪屬措置乖力雷正綰受回愚弄發給槍械資寇兵亦屬庸懦不
 智楊昌濬雷正綰均著交部議處此後務當振刷精神一破餘孽肅清賊氛
 董福祥等軍到後合力同心將回氛迅速掃蕩庶可稍慰輿情等因欽此

幕壽祺曰楊昌濬爲羅澤南高足雷正綰征勦變匪有功非不諳軍事者比河湟之亂乃竟如此豈非暮氣之已深耶京師留心甘事者皆言督署有回子心腹探聽機密凡總督與司道深籌密計事未舉行河湟已知消息多魚之漏殆由左右親近之人不能留意慎防之所致也雖然昌濬之罪不過寬小教而已正當期待回甘最優與馬永琳朝夕過從倚爲心腹而京官則猶末之聞也

諭令董爾祥多招舊部迅將回氛掃蕩不准招募回勇一名

此語前蒙兩廣良馬伏以招募回勇似與

上諭不符恐批指必下嚴斥飭令馬國良停止招募矣即太子之馬伏保准其招募爲逆回閱伏莫遂出或聞此諭旨而避匿無聞耳

幕壽祺曰不許募回子一名中央諭旨可謂嚴矣董爾祥甘人也欲河湟秩序恢復應卽遵照辦理乃入甘以後回目之投誠者雖不輕許亦未便絕誠

慮堅其必死之心致煽其方張之饒初抵安定時總督咨請回勇四營游就

中新招一營有曾經從逆者並有父兄在營而子弟親戚皆為賊者欲其臨

陣致果不可得矣而既已成營若不設法驅廢竊恐同舟之人又添勁敵福

祥再四思維營破回匪不得不離其黨欲離其黨不得不用其人此中之層

累曲折難為外人言也遂次以回制回遵守左宗棠平西之成例耳

八月珍池西回酋馬大頭韓成基犯西甯鄧增禦之於小橋初賊敗走馬大頭馬

悍賊萬餘犯西甯城技變衙丹已薄小橋增欲出戰英國遊歷士出之增曰賊勢甚惡意

在關城下力守之是示弱也賊豈可恃且統帥不出將士孰肯用命遂急往小橋分軍

兩路直戰將士勇躍爭先排槍連轟之接以短兵賊

大敗返弁自此戰無一勝見鄧軍旗號不戰而遁

提督董福祥勸苦甯靈

俗稱金積堡

民衆各安生業

福祥之至平涼也金積堡貢生岳廷獻王者香等往平涼迎候福祥

問曰今秋莊稼好麼命曰十分收成惟回民秋田尙未收穫福祥曰他們都上何

余聞白午齊太
史云此案初擬
軍案以刑利資
老實了費的

書不謂然以
河民往家說
如取回也
不取回也
不取回也
不取回也
不取回也
不取回也
不取回也
不取回也
不取回也

數千張勤告甯夏所屬回民各安生業勿為他人所惑略謂此次河州背叛西甯總應本
提督奉天子命統帶馬步四十營進勦河湟爾等誤聽謠言逃避在外致令已熟之苗為
鳥雀食何其愚也試思河州在南甯夏在北如風馬牛不相及朝廷分別良莠豈能概予
剪除限一月內各歸各莊勿用驚惶云云選哨官善言者三人各帶兵一哨由平涼取道
固原緣途張賊告不遇大村鎮隨時誅滅俾眾周知到金積堡會同地方官切實演說公
事畢即分紮廣武營張義堡三處凡回民壯子弟山外回家者高同姓名年齡及
住址造冊匯交甯靈廳同知轉呈省政府備案未幾楊昌溶見甯靈廳報云本管區
內回民由河州取道回里者計萬餘人司道曰董星五未進河州而河州之芻蕘去矣

甘肅提督李培榮攻克大峽口賊卡進兵平戎驛

先是七月初二日培榮由省起程
帶衛隊二百名坐營五百人開赴

平番督率全勝軍三營進勦西甯回匪並誦甘涼餉道施率上諭備楊昌溶先就甘肅現
有之兵分途進勦早平定為中手無策爾遷延以待董福祥之客軍後又奉諭平師
韓與李培榮同勦西甯叛回時西甯府屬賊及府城被圍危急形常道甚為焦急因午
軍尚未到省董軍專辦河州軍務以西甯關係綦重催培榮勉期進勦許以大軍源源接
濟遂由平番礮台進兵西甯沮於大小峽口賊卡培榮遣兵渡湟水伏沙溝口以備師統
出大峽山後自率大軍前進從峽口兩山稜升而上山後伏兵亦起賊敗竄遂進軍平戎
驛大破回賊堡寨四
處時八月望後事也

案平戎本名平戎堡在礮台縣東七十里漢置安夷縣於此隸金城郡章帝建初中吳
棠領護羌校尉居此又水經注云湟水又東經安夷故城城有東西兩門明洪武十九年

置驛於此

游擊王正坤康達敗賊於馬坡口

正坤等由白塔寺川進兵接河州偵知賊將奔據哈腦渡口汛官軍進援之路止坤康達等迎擊並命吳

得助率民團潛由馬坡口截賊歸路方酣戰聞民團包勦而至賊潰未幾賊又攻哈腦渡

河回攻圍日康達於西南川王正坤坐視不救遂致敗績

王正坤自積石關敗復私遁歸省揚昌濟念係

同鄉復令招勇駐防河州迤北之白塔川與民團首領康達駐紮地點相距僅二十里八月初康達張正元等擊斃回匪將首級槍枝解送省城王正坤中途議奪獲為己功揚昌

潛以其能殺賊也專摺奏聞准開保案康達並未辨寃而王正坤致書回匪嗾使圍攻八月十七日賊糾悍黨數千圍民團於西南川康達殺賊甚多以糧盡力竭乞援於王正坤

正坤不惟不救反率衆奔逃以致民團火器盡委於賊康達因之大挫營亦裁撤

幕壽祺曰罪莫大於喪師失律弊莫深於冒功邀賞軍營之弊自古為然而在甘肅為尤甚自河湟回亂以來前敵將領或諱敗為勝或以少報多或奪他人之功以為己有知王

正坤時賊回匪圍攻康達御史熙麟等所劾雖查無實據而以覆改之將反得統坐視康達之取而不之救則其忌功幸禍養寇營私昭昭在人耳目間甘肅軍政之壞至此而

矣極

以僧僧安闡真爲杏字營馬隊管帶駐防碾伯循化巴燕及三界

河湟不靖故耗費聞無人再援

無軍可調一誤再誤大局不堪設想益以李培榮坐困今戎西甯由碾伯進省道路因之隔斷不得已以某寺院都綱安闡真管帶杏字營馬隊於戎碾循三界要隘嚴爲防守勿

正同逆黨入隱匿欲藉佛法保護羣生安闡真亦能不負委任低眉菩薩一變而爲怒目金剛矣

案唐太宗爲秦王時克復東都以少林寺僧人宗曇爲大將軍餘不受官灌

少林寺碑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路康時五臺僧

眞實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令聚兵拒金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

義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嗟呼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

出家而外之矣夏人犯金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通寺僧看遠昭通

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金宣宗聞之詔賞諸僧給贖正將等官

而給以康祿

遠史官宗紀

甲午河湟之亂賊勢蔓延民生塗炭官軍戰不利大吏

繞屋傍徨束手無策聞寺僧嫻習武事予以營長頭銜其亦屠羊說之還意者哉

幕壽祺曰自撤回肇亂漢族受殃各縣紛紛請兵而無兵可撥乃借番僧以蕩寇氛非僅安闡真一人已也吾嘗見轅門之牌示矣其批河州松鳴岩生員陳世泰等請調番兵稟則曰所請調楊士司一節已於數日前飛檄往調並調拉卜楞寺呼圖克圖嘉木樣率帶馬隊萬騎由十門關一帶隨同河州湯鎮進剿不日均可到齊此一事也其批狄道紳士趙效孔王汝霖等求援之稟則曰飛電各省調兵道遠急難到現又調拉卜楞寺嘉木樣馬隊萬騎楊士司番兵五千此股不久必集該紳等宜密函狄城紳民竭力固守以待援師此一事也其批河州和政驛太子寺紳民陳九德等呈聯絡各關之稟則曰准調拉卜楞寺呼圖克圖嘉木樣率馬隊萬騎又調楊士司番兵五千助勦為救目前之急此又一事也夫活佛嘉木樣其地位與達賴班禪均非疆臣所能役使洮州楊積慶雖為卓尼寺都綱而世襲上司有保護省城之責查續東華錄康熙十四年平涼王輔臣之叛土官楊朝梁及子楊威率本部十兵併合族十官趙宏元咎承福等助戰於階州並昌隆洪岷州賊敗寇乾隆四十六年撤拉回之亂連城土司魯璠率土兵至蘭州助勦土司食毛踐土歲貢奉習皆城有警不待長官命令即應荷戈而來或他處應防要隘總督隨時可以指揮今出調之不來矣安闡真以金剛不壞之身憫鐵蹄蹂躪之思出膺戎政普濟眾生可謂熱心公益者矣

慕許祺曰以番僧勦匪低眉菩薩變為努目金剛矣其所以然有人獻策於楊昌濬曰甘肅太平日久為將者怯當矢石不若用西甯番兵番兵世故未深勇決習戰誠得高僧為之管帶誘以甘言假以虛榮彼必樂為我用况槍枝馬匹彼固有之其所省不更多乎昌濬悅其言於是重用安闡真而陶真借以擴張勢力豈真能降伏羣魔也耶

蓋軍夜過會甯縣城

為免地方洪應故也甘軍由平涼陸續出發至安定縣齊集蓋軍詳召集各軍官講話謂會甯水城而甯水又不可多得軍需蓋有

黑裝水軍數萬我派人在安口窺製就按照兵丁人數各帶一枚至會甯清江帶茶一壺夜過會甯至鷄兒嘴再休息

嘉善禮曰甘肅用兵前不如此蓋飲料為重要問題民二十五年秋共黨由沈邱竄歸東官軍作壁上觀迄無一人尾其後父老走相告曰人民所以刻膚挫髓以供軍儲而無怨者恃軍能保其家也今若軍東顧而軍隊不禦黎民復何所恃哉殊不知會甯甯水已為之一空也

逆首馬永瑞遺其黨攻陷哈腦渡管帶張正元敗走

省軍注重白塔寺一帶為進占北原根本哈腦渡河家堡

為南北咽喉而何家堡距河州四十里北原賊卡密列欲急攻以斷甘肅通途尤為要之處河鎮中營管帶張正元駐防於此委員栗國球回稱緝匪據漢番小兒樂賊令黨如此哈腦渡既失白塔寺必危達石波羅劉家峽兩處必須添兵固守營務處委員易谷芳會帶張正元所部一營將潰勇收集駐紮劉家峽並令陳宗蕃派一營在守達石波羅庶省城與白塔寺不致隔礙周文翔一營到省後請飭令前進或與易谷芳同守劉家峽或會同王正紳王在耘等攻奪哈腦渡而救何家堡百姓與楊隆請令趙德勝將之兵又據

白塔寺老湘營馬隊管帶金恆林稟稱管帶甫經抵防即見南岸官兵與賊開仗正在危急管帶即率衛隊由哈腦渡過河與余魁龍之勇合在一處駐守河家堡與賊鏖戰二十一日夜二更賊來攻堡約有三四千之多管帶即率隊夜戰直至天明收隊陣亡馬勇二名受傷者甚多金恆林身帶九傷猶能手刃悍賊十數名賊始退去當在二三里外聚住等語此皆馬永瑞所指使以阻官兵進剿北原之路馬永瑞等既向蓋營投誠何以其黨仍復猖獗如此

慕壽祺曰哈腦渡既失何家堡被圍皆撫議誤之也夫逆回應否准其投誠統兵大帥自有主持為將領者於防地範圍內須時刻嚴密防範訓練勇丁常作征戰之想庶幾有備無患王正廷身為統帶時存招撫之心僥倖圖功軍心一懈賊即乘之矣如其不若及又於其不圖覆轍敗軍之將其可用乎幸賴金恆林救援余魁龍死守不然者何家堡矣失矣

省城戒嚴

始前五月初十以後以回氛不靖營務城防均關緊要總督以勸州道兼辦全省營務並委新調甯夏道周綬會同司道辦理省城防務已於無形中戒嚴聞

五月十五日關山防營管帶王梓材擊獲回探五名內有一婦人六月二十六日東門要員副將唐萬勝擊獲私造矛悍回匪馬能訊明止法惟省城前經二疑疑不城樓樓朽敗雉堞坍塌大城與回關濶漸成平地守禦為難商民見之恐遭危險紛紛遷徙而城內詭詐百出有假裝官兵者有混作難民者有託飛報緊急者有尋送公文者或藏糧草車中或伏皮袋內或作瘋癲而以塵煤污其面或作殘疾而以藥器蒙其面各種鬼蜮情形頗來窺探省城標兵少數防不勝防內外城垣塌之處急於修補而昔於無人

適遇秋難民逃至省城者男婦老幼數萬人黃河務處安置貢院號舍之中復呈請總督
給糧以賑之然人數過多豈能久處遂議出壯丁能充土勇者一千人列爲數營歸督標
各營官管帶率之上城以守四關及城內外四散于華林山一帶又募出軍用力
者萬人委員率之以挑挖四關濠壘使之寬深又挑出能做土木工者數千即修理城樓
之朽敗者雉堞之坍塌者葺於城上營造兵房數百間以便守城兵勇住宿且省却布帳
棚一項匝月之內次第完竣煥然一新難民雖多各有工作日得工資以供妻孥幸無飢
餓均得安靜此以上代賑之實效也又因城中人多凡米麵鹽炭柴薪酒燭等項均分別
採買存儲足支十萬人一年之用雖關閉城門亦無所慮又於城上安營滾木礮石灰礮
礮籠火把凡一切守城之具無不足備又於各城門設立千斤閘板以防衝突並於城河
內安門向內關閉以防內奸外應之弊金城鞏固有盤石之安凡從前之紛紛遷出者今
皆一律回省人心爲之一固賊探窺之知省城有備如此報知循河大員於是謀襲省
城之奸計遂消至是因哈臘渡之失張正元康達均退至白塔寺致省城威鷄日厲乃下
戒嚴令

慕壽祺曰時余肄業求古書院聞戒嚴令下日惟閉戶讀書而城內時有槍聲拳鬪成
周敬銘爲余言各營勇丁時以槍射擊鳥雀彈子紛飛誤落某私塾蒙童受傷幾致成
人命富道聞之出示嚴禁蓋省垣重地人煙輻湊無故施放槍礮不特驚擾居民謠傳行
人而且瓦屋鱗次多積柴薪鉛火飛落回祿堪虞其禁之也固宜今則戒嚴期內處處鳴
槍而無人爲
之禁止矣

督辦甘肅軍務董福祥至安定縣

是月二十六日董軍分統何得彪率三營抵安定後二日福祥到總督派營務處黃雲鳳等備資

軍營務處張成基言定各營每日需麵一萬五千筋豆六千筋由兵站裝口運送大營分給所需柴草由安定印委已籌備三十營十日之川又送制錢五百串以濟大營零用福祥以此次省城防守均布置妥協辦理營務甚合機宜皆盡一人之力談次頗稱贊並與雲籌畫軍事雲乃侃侃而談回匪如何起釁我兵如何潰敗將官如何殺玩地方如何蹂躪現在大軍西來宜如何進兵如何搜勦如何迅渡洮河如何先解河圍然後如何救援西甯如何懲辦禍首又現在主客各軍何處宜勦何處宜防為一勞永逸之策上四路牽制之策福祥多所採納惟總督之意望福祥先至省城面商一切事宜福祥則俟河州解圍後再至金城將帥意見因之不合九月初五日雲回省密傳武進士為福祥令速派妥人寄字馬永淋等趁此歸正即遣其子來此投誠以弛其備蓋探訪賊情近日頗懼畏懼順逆不一戰守兩歧彼之心志既已不齊似可乘此機會以圖利便雲就此以行繼問之計永瑞永淋皆為渠魁均稱我首勢均力敵合之難圖離之易制值此賊情危懼易動其心雖欲投誠無門可入今使馬福祿誘之必然相信泰山壓卵之勢彼自知其不可當也於是永淋永瑞在董軍馬前稟請投誠

慕壽祺曰黃雲自安定回省董福祥送臨明燈槍八十枝子彈一萬六千顆並專二輛運至省城聞者詫為新奇均為獲此利器可助軍威或能擊殺旁竄之賊並知董軍軍火充裕士馬精強破此逆回如秋風之掃落葉耳後三十年而河州戰事趨向之所稱為新式槍今皆廢棄而無所用泰西火器之進步日新誠異而月不同矣

九月李培榮坐困於平戎驛

平戎在大小峽口之間培榮前由碾伯攻克大峽口進駐平戎驛於碾伯河橋驛一帶未留軍隊以防回賊截尾包抄斷我後路轉連糧餉之虞是無退路矣時西甯危急東關回匪聞官軍來謀於途中阻之乃由小峽口逕撲培榮營營長鄧全忠羅長春率所部擊之殲其逆首賊敗免水道入夜賊復至連戰數日副將蕭孝田游擊英南余魁龍守備瞿文貴把總李長嘯俱戰歿兵力不能支矣遂坐困於平戎當是時培榮一籌莫展前有小峽仰不能攻後有大峽退不能出糧道斷絕日望省城救援西甯與甘涼兩郡毗連賊騎時出沒於其間劉璞請率所部赴永昌堵勦調武毅前營管帶周文翔駐河橋驛

慕壽祺曰李培榮坐困平戎必須救援拔出重圍以攻小峽方能解西甯之危惟省城所派援軍行至碾伯必須改道由北繞入番地番子愛紅布磚茶銀牌必須由省多購帶去從優給賞便於鄉導而備糧秣向西而行再由南而至西甯越過小峽口之險然後約會培榮所部自東向西攻援軍自西向東進兩面夾攻小峽口自開平戎及西甯之圍自解矣

肅陝甘諸提鎮歸董福祥調遣

陝西提督駐回原總兵駐河州近在咫尺易於調遣

慕壽祺曰自循化撒拉爭教河湟回匪聞中日戰端已開以為有隙可乘突騎西犯省垣東至鞏昌焚掠數百里自同治中湘軍撫定後未盈二十年而此族復然疆吏以匪誘禍擬而與之言和誠屬恥哉政府赫然震怒遣諸將才道新聖客什噶爾提督董福祥晉京視緝恭邸察其忠樸可任奏請募帶勁兵二十營督辦甘肅軍務節制諸提鎮四賊聞之

心膽寒矣

賊據汪家山官軍與戰不利游擊曾仁和等陣亡

官軍與賊戰於汪家山游擊曾仁和黃雨亭副將周萬生把總賀貴

國均陣亡官軍退至白塔寺哈腦渡遂為回賊所踞

河州賊犯州城雷正緒遣各軍兜剿之

據雷軍報告初正緒聞賊出大河家結筏渡河欲赴哈腦渡口圍防軍急檄

防營管帶余成龍並派隊出東門勦賊以分賊勢甫出城東鄉及八力城由北原來撲隨令達春營迎擊略有擒斬至是賊大股分路撲城正緒令韓延芝隊隊西門外賊沈勁

照擊八力城鳳林營擊周家城賊道員徐錫祺率親兵扼北原達春馬隊居中應陳元尊率精選後營迎擊正緒等督軍繼進四面兜剿賊敗退

王正紳敗賊於哈腦渡賊奔金家堡

正紳以賊踞哈腦渡勢甚猖獗慮為所乘乃伏兵於紅柳溝魏家坡王慶山等處次日自率大兵由

何家集進鎮西左營王在松傍河岸進賊分路拒戰伏兵鈔出賊反奔金家堡

賊擾省城北山防軍追勦之

據紅水縣丞飛報米拉溝之回賊擾過平番竄入紅水以犯秦王川一帶營務處飛飭駐防甘草店之護邊馬隊管

帶潘國洲帶八成隊由金家崖渡河直往北山六墩子會同營標馬隊勦辦又恐道路虛時牛軍已進省由牛師韓飭現紮安定馬隊管帶亦以八成隊自安定至定遠堡一帶

大道往來梭巡以壯行人之膽而安地方居民之心並護省城北路糧道

案秦王川一作晴望川在皋蘭縣北一百四十三里與今永登縣接界地平如掌一望無垠半皋兩縣產糧區也狄道吳鎮松花庵集金城允吾之界有騶野馬周圍約八百里其

名曰秦王川川名不可考或曰薛舉竊據時所名也或曰秦王平仁果後遣兵略地至此故名之有洞研然窪然內產石青居人呼為石青洞川飲洞幽時形靈怪無常曉視見城

郭樓臺八馬旌旗之狀若海市然上著者不以為異也今考此川廣者二百餘里皋蘭縣境所屬南北二十五里東西十二里僅得十分之一餘皆故平番境石青洞在六墩子東

北十里至所稱城郭諸狀近時猶常見之

慕壽祺曰米拉溝之回賊與撒拉合成一氣約有二四千之衆盤踞紅水沙溝一帶日為搶掠漢民牛羊馬匹糧食為中將宰殺之牛剝皮割線以縛雲梯以攻民堡該處距秦王

川不遠為省城採糧之所關係甚鉅不得不急為勦除已派馬隊二營游擊六墩子衛形軍薄後又令牛軍由省直赴北山會合六墩子各營先將紅水沙溝之回賊殄滅俾省

城無北顧之憂秦王川糧道無阻隔焚掠之患

肅軍職留任陝甘總督楊昌濬著開缺回籍

是月初五日奉旨楊昌濬著開缺陝甘總督以新疆巡撫陶模署理陶模未

到任以前該督仍須振奮精神會同兼提督迅掃妖氛不得有五日京兆之見等語此次軍務實由昌濬用人不當以致決裂如此前得留任處分司道密戒督署左右之人囑其

小心謹慎勿再朦蔽各發天良力圖補救詎羣小如燕雀處堂毫無顧忌為所欲為不各遂其願而不止今竟如次大復何言惜昌濬之為人所賣而不知良可憐也
嘉慶初日髮匪之平楊昌濬以諸生隨湘軍平髮匪以功督閩浙經略不為不多矣何以走馬西來一遇河州之亂而措置乖方夫豈老悖昏庸不知戎事哉蓋實罰不明故耳太平御覽引周生烈子曰行實不治是春牛生也行罰不威是秋牛死也牛生之春不治於仁牛死之秋不威於義昌濬暮氣已深牛生牛死狎而回亂忽動忽撫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思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由不得其道故也

大通縣告白

大通縣被圍已數月矣李培榮各軍雖進由嶺伯沿途阻滯長莫及又調王在耘所部各哨會齊前進因賊卡甚多繞道尙需時日時予軍新到總督

初意擬令牛軍先由甘涼繞入南山以達扁都口先解大通之圍再由此而解西甯之圍然後會合西甯之兵東向以攻小峽之南口李培榮由小峽口之東以攻其東口兩面夾攻雖險必破後因平戎罪危急遂作罷論案大通新志大通自改衛為縣原據西甯十堡以為福湊其地即在新城峽口以南故鄉人稱為峽外十堡又縣名大通原以浩靈河又名大通河義取諸水援其建請之始分築三城曰大通曰白塔曰永安始設衛河原在大通城自乾隆二十六年改衛為縣則已先於九年由大通城而移衛於白塔蓋白塔居南大通居北故後稱大通城為北大通諸志時言白塔時言大通雖敘者不無含糊而闕者雖尋區別新志於白塔則稱縣城於大通則稱北大通庶不致眉目相混

學政劉世安按試甘州行至永昌界遇匪回省

世安考試涼州後由涼西行一站至永昌界突遇回匪乘健驟而走得免

於難晉省謁總督謂甘肅回亂皆前敵諸將不認真勦辦致令回竊日張道途梗塞有進退之權者亟宜奏參一二以儆其餘總督問孰可參世安指而數之曰王正坤臨陣脫逃楊彥和利令智昏李培榮嗜好甚深陳宗藩臨敵納妾李良穆勇不足額五人罪狀三尺童子皆得而指摘之司道已有詳揭者矣總督顧左右而言他世安憤甚遂彈而劾之後皆概

職
慕壽祺曰軍官虛兵冒餉寢成風氣亦視其時何如耳李良穆身為總兵而河州為回匪勦穴無一片乾淨土矣此何時乎此何地乎宜如何激發天良籠絡人材以期鳳林息戈而後已乃孽孽焉惟利是圖不知天地間尚有羞恥事九月十五日夜半良穆統帶前營坐營並衛隊兩哨開赴白塔寺據營務處派弁袁永華回稱在七里河道旁密數該營勇丁共三百餘人照章缺少四百五十餘人一營如此他可類推矣本年循化事起若各營兵皆足額何至每戰必潰雙城湯彥和之敗名為八營實不過二千餘人百姓爭傳如此欲掩耳目而不能矣

雷正綰與八方回賊戰於北原游擊劉大貴丁體元陷陣死之

兵力太單也

慕壽祺曰斯時也官不能軍賊乃大猖不可戰而與之戰游擊劉大貴丁體元戰死固意中事耳雷正綰經此一戰知河州駐軍不堪再戰遂遣馬永琳招撫仰思北原之戰發蹤指示者果何人乎認逆首為心腹剗肉喂虎何其愚哉卒之身困圍城徒呼負負斯其效也邇來寇盜縱橫議釀金為先迎者出於庸俗者流不足怪出於士大夫之口恥孰甚焉

署涼州鎮劉瑛與回賊戰於普麻溝劉進才等戰歿

瑛率所部馬步兩族由河橋
驛拔回平番行抵青沙嶺之

普麻溝賊四五千截於東溝瑛率軍迎擊令哨長郝萬順塔南山賊路李進才趙太和力
扼北溝飛檄劉進才助戰止危急間進才軍至奮勇合擊進才中飛石陣亡哨長高得勝

太趙和曾治堃均戰歿劉瑛見賊勢甚銳歛兵扼險以拒
適莊浪城守尉英秀副將永明朱祥興等來援回賊始退

回匪攻哈腦渡何家堡防軍擊走之

該管帶金恆林固白塔寺哈腦渡南岸何家堡
所發之稟於二十一夜二更與回匪接戰直至

天明收隊身帶九傷而陣亡之勇士二名受傷者甚多割賊首級數十顆幸將哈腦渡何
家堡保全留此為北原進兵之路現在賊據北原尚有數千堵截官軍該處距八方僅四

里十

幕壽祺曰司馬光嘗言本朝有不可及者三首曰以至誠待夷狄雖然夷狄能否以至誠
待我此不可必之事也楊昌濬雷正綰為主張撫議信任逆首馬水琳馬永瑞皆待之以
至誠其意回民心術匪測當面輪忱背面笑輕信者終歸自誤當是時董軍已至次道馬
永瑞等已向馬前投誠而其黨仍攻哈腦渡何家堡此其言尙堪聽乎辦理狄河撫輯委
員洪翼一再為回日請命是猶以至
誠待夷狄日墮其術中而不自知耳

董福祥決定由安定進攻河州

福祥軍次安定進規河州當時議同築室多主張馳至
金城先設總司令部或由皋蘭縣西鄉小川子過河攻

宋眉山楊椿戒
諭將帥後又
見此作想諸將
讀之無不感奮
醉臥沙場君莫
笑王之淚涼州
詞中句也反用
之意見其妙

蓮花寺或由小川子至唐汪川過牛心山直攻河州北原大抵以節節進攻為宗旨福祥
曰兵貴神速諸君但為立功計誰有膽直入虎穴者有以開之統領張明新何得彪進
而言曰從安定進攻不數日即至河州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二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
意明公內決於心足矣何問為福祥以珊瑚頂大帽指而言曰此冠不與汝戴耶乃以得
彪統先鋒隊豫備由康家崖渡河明新隨大隊
同行為福祥作護首而進省之議遂打消矣

附董提督戒諭諸將辭曰蠢爾西羌詭詐強梁初起循化繼擾河湟予奉天

子命從事戎行勗諸將領助我福祥值凶徒之狂悖奮壯志以慨慷必能上

報國家下維梓桑請自今各率其眾各展所長整齊一心如手足之捍頭目

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集師徒於三甲平巢穴於八方蓬生靈於塗炭

恣談笑於沙場尙其志甘馬革續懋鷹揚

董軍以皮筏渡洮河

洮水深淺廣狹隨處不同而溜勢湍急與黃河無異前治十年左
宗棠進規河州於狄道隴西安定每起皆造船架橋此次匪攻狄

道將東門外浮橋焚燬片板無存董軍進攻河州若由狄道渡洮非先架橋不可惟所需
各器具亂後人物凋殘勢難力辦隔河回匪後多方阻撓時以狄道浮橋應有司辦理

嶺臣主撫河湟擾亂時代 清德宗

蘭州俄華印書館出版

省中催督而已前已前次署狄道州黃燾請飭皋蘭縣將工匠代僱赴狄自行監造又請飭洮州總代購木料何建威來函則稱速將木料收齊採辦麻繩鐵練以便搭造浮橋李良穆來函擬馮安良稟請發銀千兩以便打造鐵練並用大船聯絡上鋪木板以便人馬並渡葉占魁亦云將木匠收存以便搭橋人人有爭功之心言之可聽成之實難一露風聞恐為賊所奪總督與營務處密計書以牛皮筏搭橋更為便捷訪得督署初官製鏡培常往狄道運糧數已無誤遂密派鏡培仍以運糧為名暗買牛皮潭脫一千箇招募水手一百名照行飭州支為造橋之用使衆不知雖運送赴狄仍以運糧為名未有知其搭橋渡軍者又派知縣陳兆康暗中照料管帶謝春祥親往洮河察看道路之夷險測量河岸之廣狹及水性之深淺緩急確實開呈不得稍差尺寸並令繪圖帖說應需浮橋幾道某道通某處註載明確密為送核蓋搭浮橋其木料必泊河干人人周知防賊攻奪即搭造之時船隻笨重用力必多非數日不能完成若牛皮筏祇將乾皮連至河干一吹即鼓頃刻可成既密且速出其不意長驅而入若夫鐵練麻繩電報局均有現成不須購辦事屬巧合諸事已備布政使曾和亦以浮橋為念飭皋蘭縣張文輝打造大草船數條長數十丈經文祥回稱每草繩七條計重三千餘觔無論急切難成即成亦非此大車並運况船隻未成草繩無所施用終屬枉費財力及董軍由安定至狄道省派委員在狄道東門外用牛皮潭脫聯繫成筏散則為舟聯則為橋以最新大礮在城外掩護預防回匪爭奪俟入軍渡畢擬將皮符順流而下半日之間即抵漫坪蓮花乾嘴哈臘各渡口以濟軍為進唐注川北原之路藉福祥於是月二十日深賴皮筏之力渡過五營就洮河西岸駐紮大營即將皮筏聯成浮橋不待人能行馬亦能渡此橋即在狄道城外二里許二十七日福祥親自督兵由皮橋過河搜勦附近賊卡節節前進矣又勻出皮筏數百隻就康

家崖爲馬安良安營渡河之用分兩路並進向康家崖三家集七帶進攻

幕壽祺曰以皮筏搭橋渡師授意者總督辦理者營務處署狄道州黃燾阻力橫生甚矣作事之難也黃燾前不拆橋以致狄道被圍後不造橋幾誤大軍行期已難辭玩泄之咎見營務處密派委員由漫坪運至如許皮筏始欲阻撓繼則推諉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也董軍至狄道決計不搭浮橋燾又密稟督署謂皮筏甚不合式輕輒無力人馬難行處處有心破壞幸而大軍暢行無阻而浮言盡息矣

八方回匪又攻河州防軍擊敗之

據雷軍部將陳元華報告是月二十九日八方之賊聞董軍不日抵河州合數千人猛攻州城將爲根據

地我軍開關迎敵兵二知來請軍馬步共三十營已渡洮河向康家崖進攻援兵在邇人人膽壯一鼓直前殺賊八九百名我軍陣亡者四名此爲河州城下第一次之戰勝

冬十月回賊犯永昌縣城游擊陳長生往援中途遇賊戰敗

署甘肅提督張永清令游擊陳長生率兵

勦西甯直賊行抵涼州水泉堡遇賊擊敗之次日聞永昌縣城被圍遂即馳援出堡里許俾回突至長生入堡守賊由缺處衝入長生戰死

董軍先鋒丁際清

清丙子武進士甘肅甘谷縣人

攻陷虎狼關

初董福祥之出京也攜有毛瑟鎗購自德國利器也有器無人與徒手同乃檄

調西甯右營守備何得彪陝西榆林中營守備丁際清甘肅督標前營守備洪瑞使領前軍西上得彪以同治時守牛站堡與回酋馬占鼐相持數月才略素著得爲統領丁與洪

當日官軍進攻
四圍迎敵及軍
官發口令歷歷
言合因者如歷
目視其事此從
太史公敘鴻門
宴一驚得來

用史記如自己
出教處一唱一
欺餘音繞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分領先鋒二營各以毛瑟鎗予之賊不知也至是大軍渡洗規向河州河州壤錯狹道實
陝甘回部之根帶俗悍喜亂兼恃地險有虎狼關者與康家崖為鐵鎖賊之貨財糧械強
兒健馬皆萃於大東鄉際為奉令攻此關至洮西之王家坪令兵士掘戰壕伏於中賊聞
官軍至蜂擁而來被髮赤肩口銜利刃勢洶洶幾不可遏兵士見之有懼自謀開鎗際清
下令曰亂發鎗者斬俟賊距戰壕百步外令發鎗轟然一聲死屍徧野如是者三賊始退
歸關內際清笑曰黔驢之技止此乎率所部進攻陳斃三千餘入手斬逆首二名遂陷虎
狼關扼康家崖口而
營賊驚曰鐵鎖開矣

慘壽祺曰甘軍渡洮後向虎狼關進攻蘭省政界中人以蓋福祥貪功冒險恐不利余聞
之曰賊狼也官軍虎也虎入羊羣有勝無敗且福祥身經百戰其計不萬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為也及聞官軍入虎狼關連攻太子寺
盒子溝皆下諸軍乘之馳抵河州城是誠之力與

賊擾鎮番撫彝境 賊分股擾及鎮番至撫彝之棟橋堡楊昌溶傲劉
璞易順勝兩軍馳援賊竄入山日猖獗幾不可遏

甯夏將軍奏請招募十營請之 鍾將軍奏稱甯夏所屬靈應在黃河以東與海城鄰
近同治時為馬化龍倡亂之區俗所稱為金積堡者也

其地回族強悍被海城回匪勾結蠢蠢欲動萬一變生不測標兵不敷分布旗兵額數無
多請募十營以防未雨許之遂以前署中衛縣知縣楊增新為營務處總理一切不匝月
即成軍甯夏鎮總兵李泰山稟稱將軍添招十營只願滿城不願漢城訪聞河州逆回董
軍一道或或勝即竄甯靈廳一帶以其地險糧多黨羽又眾故也况自河湟不靖甘肅

亂不極則功不
大自來漸軍落
音讀大略與義
遠自利仗全局
糜爛不可收拾
然後遺露出輝
今日復一城明
日奪一陣地節
節連攻時時不
保勝清老時不
知又在何時盡
少保一鼓而克
百勝一鼓而克

電調湖北陝西河南山西各省大兵數十營來此會勦甯夏鎮標不增一兵未免向隅總督准其添勇七百名每年需餉約二萬兩甯夏府道又同請招募一營為城守之計總督不許司道云西甯循河之間被大兵攻急必由平番中衛以至甯夏靈州金積堡緣此路空虛賊已偵之矣不可不預為之防而海城平遠平羅各處之回為之響應倘再竄入河套由包頭擾及大同宣府則京師必為之戒嚴將來歸咎於我不可

不慮遂准如所請飭令迅速成軍防守要地以斷回賊東竄之路

幕壽祺曰河回繫亂西甯應之勢等燎原不易撲滅人民則慘遭塗炭官吏則視為利藪甯夏固無匪蹤也將軍鎮道府紛紛請求招兵豈真為大局計乎然此猶有地方之責也又有窮困無聊之徒思借此以飽私囊如宕昌土司馬承烈請招土勇狄道州軍功杜有林等請領軍火新豐綏來縣貢生王福源指陳軍情條城一帶團紳高嵩請發關防金縣與龍山道人韻立誠請為導導魯蘭縣煤山崔鳳翔等請建築藏臺奇奇怪怪罄竹難書社會之奸詐一至於此不禁感慨保之矣

董軍進占三甲集

董福祥自渡洮河後沿途勦匪連獲勝利占領王家嘴虎狼關景古城胭脂川等處回匪甯集康家崖是月初三日福祥帥大隊至察看康家

崖地勢安妥帖次日黎明下總攻擊令自寅至辰匪不能支向三甲集逃竄時逆首閔伏英帥大軍至康家崖故卸抽甯河之圍凡賊之馬步敢死之黨咸聚於三甲集掘壘築牆為抗拒官軍之計馬伏保又由太子寺折回三甲集回賊頗注意於此惟恐有失初八日大軍與匪戰殺賊一千餘名三甲集為董軍所得太子寺一帶回民業已投誠楓臺堡之賊逃竄一空洮河兩岸全無賊蹤似此戎機顯利不難暢抵河州

河州重兵之
各將領又皆甘
人故能上下一
心成功於頃刻
間也

嘉壽祺曰西甯進士來維禮嘗與人談吾隨提督董福祥進駐三甲集河州指日可復各將領為他日升遷計情幕賓微示其旨謂我軍自渡洮以來大挫賊鋒兵士勞頓已甚盍少休福祥曰君等欲余學齊桓之救刑救衛耶夫河州被圍久矣奉君命而來為百姓除暴非有所希冀且用兵當如迅雷不及掩耳余惟知殄寇而已豈留寇以自重哉遂鼓而前直薄河州嗚呼此其所以成功與

董軍克復太子寺

嘉壽祺曰河州與甯河堡被圍已半年矣甘軍自康家崖進兵先須通太子寺一踏太子寺者在狄河之中舊屬河州今改甯定縣其地久為賊踞河治年間前署總督穆圖善大學士左宗棠先後派兵六七十營往勦均未得利誠由狄道赴河州之一要隘也此路不通兵刃難進董福祥用兵神速一戰而太子寺克復矣則由甯河以至河州圍可次第解也

初甯河被圍
省城來救
父老相聚
曰河州一
克復則甯
圍即不能
爲長期抵
爲是期一
城中糧有
來則飽獨
矣糧盡兵
戶不如下
心死中求
用兵援助
弱於抗戰
底而固亦
解矣

甯河堡圍解

先是何建威統帶一營久駐狄道無所施事營務處飭令縣丞朱世樂馳赴狄道催建威酌派精銳繞入番地由松鳴岩直入甯河以解重圍建威遲遲

不行至是董軍進駐二甲集道經甯河東北合支溝令營務處張成基帶馬隊赴甯河回匪迎敵民團出城內出圍遂解甯河塞人民從此重見天日矣

案甯河在河州南六十里木吐蕃香子城地宋熙甯七年置甯河寨崇甯四年升爲縣明初廢後改利政驛甯河城頭百丈溝瀉下通明五色虹若到關頭應駐馬下瓢一飲醉吞風

案蘭州府志明萬歷十八年火落赤入寇渡大夏趨甯河蘭州參將孟孝臣奉檄應援大戰利政驛殺酋子把早免長及塔等計他下囊會霖雨決旬總兵劉承嗣與虜戰於朱家山兵敗游擊劉子都等皆死承嗣被追急孝臣力救得免甯河與利政驛本爲一地修志者分而爲二誤民國十八年國民軍改甯河堡爲利政驛

幕壽祺曰事固有不約而同者洪楊乘破竹之勢長驅數千里而民團義勇

能陡然折其凶鋒者要自浙江包村始西北諸省以偏隅村衆抗數萬方張

之寇威脅利誘曾不少挫以河州甯河民團爲最著民十七年之死守較之

甲午其禦賊更力其犧牲亦最多卒能保全甯河無數生命民團之有益於

地方也如是哉

甯夏鎮牛師韓率所部各營會同周文翔王榮茂進兵平戎驛

先是西甯查大臣電奏西甯危急請

餉督臣派兵救援九月十二日奉旨申飭有該督當得何罪之語而所指督臣病處無不道及痛楚又奉上諭董福祥著先解河州之圍其救援西甯著牛師韓與李培榮合力進

攻小峽口以通道路所需軍火已飭王文韶酌撥解往時西甯固屬危急而培榮坐守平戎小峽口無力仰攻大峽口被賊截斷進退維谷望救孔殷時牛軍業經到齊當即催令

馳援師韓率馬步七營山平番全河橋驛將全軍暫行駐紮會同武毅前營管帶周文翔洋槍隊官王榮茂並涼州鎮劉璞所派步隊一營同往碾伯一路或繞番地進攻峽口直

抵平戎救出李培榮會同李軍再攻小峽以達西甯此為前軍牛軍初到甘肅凡道路之崎嶇山川之險要當行則行當避則避或騎山脊而進或由番地而入恐未必悉協機宜

惟周文翔久在甘省情形較熟所有豫凱軍馬步均聽文翔計畫施行師韓暫駐河橋驛與各營所留之四成隊同守堡牆以顧運道此為後軍營務處黃雲又派熟悉地形之紳

士以作牛軍嚮導就近將米拉溝三川口各處賊巢極力搜勦並帶開花大礮擇要轟擊似此布置周密首尾不難兼顧

慕壽祺曰用兵如弈棋然善弈者滿盤棋子皆係活著若令牛軍馬步七營

全行由碾伯以趨平戎恐前不能攻小峽口以通西甯後不能防守大峽及

搗米拉溝之賊巢必致又爲截斷蹈李培榮覆轍是誠無謂之犧牲矣今師

韓留步隊三營馬隊一旗坐鎮河橋驛可謂謀出萬全矣

督辦甘肅軍務董福祥克復河州

董軍之初到也省城各要人私相竊議謂刻下逆回

阻援兵進勦之路如三甲集鎮南壩均屯聚馬步數千將以死力抗拒倘董軍牛軍馬軍俱到僅二十八營約萬餘人而賊之死黨亦有數萬一旦交戰勝敗未可知也且回賊占據要口山高路狹地勢險阻進兵不易彼以逸待勞以守禦攻賊得計官兵則勞苦倍之環顧甘省現有之軍數十營無一可戰戰則必敗而謂東來之師一道遂能戰必勝攻必取如操左券窮恐其未必然也福祥甫出安定至大官營適入方新教逆首馬永瑞馬永琳及宗回甘等十數人詣營投誠爲之通款者董軍分統馬安良促及其事者署河州鎮李良穆也福祥明知其爲並不羈留一人概行縱之而去惟令其辦報繳械而已迨渡洗河逆首團伏英等率衆抵禦不測小勝此後則馴用馬安良之計一意招撫回黨仍不免首鼠兩端叛服不一遂抵三甲集逆情猶洶洶也嗣令馬安良先往河州安撫八方乃馬安良之隊前行福祥則密令部下人舍放馬勒口相隨於後故馬安良前軍甫到而董之後隊亦臨時河州城門猶緊閉內外聲息不通人方馬永琳聞之大驚曰此真將軍也何來之速馬顯文在座若有不豫色然永琳曰爾父在董提都部下嘗帶騎兵又有馬安良爲之解釋性命或可保全吾其死矣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吾子孫恐無遺類矣部下小首領見永琳氣已餒紛紛西逃竄出嶺石關糾約循化撤回與西甯之賊合爲一般使

董軍直抵河州
城下匪首馬永
琳等以爲周亞
夫從天而下抱
馬首乞哀百姓
率羊鬻酒院迎
道旁需提督見
不敢開城想見
數月以來飽受
復何險哉

大軍早來一日不難聚而殲滅此十七日事也次日申刻福祥率大隊至百姓隨而觀者數千人一時人語聲馬蹄聲軍中號令聲與道旁之歡笑聲相雜而聞於城內雷正綰問左右曰是何人聲之多也雷正綰曰師已投誠五師傳者八方逆首馬永琳也正綰猶不之信士報告董督辦到回賊退盡五師已投誠五師傳者八方逆首馬永琳也正綰猶不之信對營務處徐錫麒曰康家崖太子寺三甲集等處賊壘如林聞出死力以抗官軍董督辦豈能飛度耶錫麒謂無論事之真偽盍往觀乎及登城一望見兵馬紛紛不知何路援師又恐大股賊匪冒官軍旗幟希圖破城正在遲疑間董軍管帶董鳳屏在馬上行禮雷乃發聲曰爾非董巡捕耶請達爾主帥城中地小不足回旋東來援軍請駐城外大校場回情反覆宜共防之重門暫時不敢洞開者職是故耳後十日正綰回固原

幕壽祺曰余嘗至河州登城一覽見河州四面皆山中如砥平州城近北南關近南東南有大夏河界焉西則八方而樹木稠密回巢幅輳其形勢有三倍城關之大北原上皆賊駐紮礮彈及於城內爲四面受敵之邑也同治時河州爲逆回所據官兵不能克復遂聽其投誠敷衍了事此爲不知地勢之所致也甫歷二十餘年逆首馬永琳周壽試借撒回爭教公然叛逆以八方

為根本地玩諸將於掌握之中豫陝各軍又多不明地勢一若此次軍務非數年不能廓清蓋謂馬周二逆皆昔年漏網渠魁左宗棠亦無可如何又何論乎我輩噫事急矣假使福祥遲來一月不但河州危甘肅全局恐豆剖瓜分而不可收拾矣

河州逆首周奇試

創局

伯辰匪會攻白塔寺營務處黃雲率兵救之

白塔寺在

省城之西距河州一百五十里省軍統領李良棟陳宗蕃王正紳共馬步十四營旌駐紮白塔寺是黃雲在安定時與黃軍會商軍事約定本月初十前後省軍由白塔寺進攻北原直抵河州以取兩路夾攻之效嗣省後擬定是月十二日躬率黎定斌張玉魁馬福祿等馬步四營旗並營務處馬步衛隊親赴前敵點驗各軍督飭進勦詳請督署批准在案因事遲旬數日十八日早疊嶺白塔寺各統將飛文告急以黃河北岸則有馬營米拉溝之賊四五千盤踞崇王家山拉虎溝一帶日與各營交鋒勢甚猖獗而南岸自哈腦渡以至熱渡花十數里皆河州八方逆首周奇試率黨數千日事攻讎各以兵軍求援羽檄交馳行營賊勢浩大帶十數營不能前往雲於是日申刻出師行二十里宿崔家崖十九日因候黎定斌馬福祿軍隊住一日二十日至溝溝暮即得董軍於十八日申刻克復河州之捷報二十一日至達石波羅又得白塔寺各營稟報黃河兩岸之回賊均於十

八日早無故自遁迨至二十三日午刻始抵白塔寺寧知賊回既退河州圍解甚喜又念平戎之李培榮尙被圍困西甯正屬危急故欲移緩就急勦撫兼施期軍務之早靜地方之獲安於是商之各統將以馬步十四營旗各抽五六成隊裹帶十日糧由馬營米拉溝捷徑以達張伯與牛師韓一軍會合先破平戎之賊救出李提督培榮各營然後會攻小峽以西甯之圍而竟全功次日各將領會商有願為前部者有願打接應者有推諉不前者雲以心志不齊事遂中止

今甯夏兩長馬
地黃師團長馬
兵子也前以武
勇其家

案武進士馬福祿河州韓家集人今國府委員馬福祥之兄性忠誠不二事

父母以孝聞處鄉里間分良莠不分漢回漢民多服從之開撤回之圍循化

也慨然曰大丈夫當效令尹子文毀家紓難安能作守錢虜終老僻壤窮鄉

耶乃遵其父命募漢民土勇二百人隨河州鎮湯彥和進征撤回後因河州

被圍又隨口軍進老鴉關至雙成堡彥和誤聽馬福旺之言全軍覆沒福祿

所帶土勇幸無恙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由間道進省謁營務處黃雲口銜

稟摺甚長雲即轉呈督署所有墊發銀兩准核明給領以示體恤旋由河州

大西鄉六關紳耆楊發明等以隔濼保衛桑梓前在積石關等處屢與逆回
開火奮不顧身衆所目覩呈請破格錄用准將所帶土勇二百名照行糧起
支再添足漢民馬勇四十騎卽令管帶迅赴白塔寺協同各營保護漢民將
來大兵進剿卽令該員爲嚮導直入北原以解河州之圍後隨董軍入衛京
師庚子之亂與聯軍戰在正陽門外陣亡

幕壽祺曰常黃雲之將出師也學政劉世安以雲詳揭李涼王各統領之嫌
一旦躬往白塔寺入仇人之巢穴恐爲所中傷尼其行而行者不願也是其
忠誠勇敢有足多者焉雖然隴上防軍虛曠疲弱貪冒狡詐之積習其所由
來者漸矣矧大吏素號寬仁若輩窺見其情雖日與賊爲鄰而缺額者如故
也此豈倉卒所能滌除也耶然猶點驗各營亦各盡其力之所能及而已耳

西北小校以三
官保為小名者
不知與何人矣
官至與何名一
人而已

何得彪 兵解蓮花城圍

蓮花城在河州之西今之永靖縣也賊圍日久至是得彪親往救援賊聞之驚曰三官保來矣遁

案三官者天官地官水官也三官保何得彪初生其父母禱於三官廟故名猶觀音保善
薩保之類也三官之名見三國志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鵝鳴山人有所祈禱
則書其事成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天官一瘞於山下謂達於地官一沈於水中謂達於
水官其禱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謂下
元節祝水官後安
人撰為三官經

冬十一月逆首馬永琳周奇試馬顯文馬維翰閔伏其馬古棻等伏誅

董軍進河

州賁令馬永琳等拔去賊營與繳槍械供應軍糧以使之不疑然後捕而囚之計共擒獲
匪首一百三十七名先後訊明正法人心大快而馬永琳周奇試馬顯文尤為罪大惡極
馬永琳為老教首領乘甘肅空虛之時嗾令循化撒回籍端發難以致河湟大亂人民之
被殺兵士之陣亡地方之破壞皆此一人釀成之與跳梁小醜不同周奇試在同治時隨
馬占鰲盤踞河州盜有一方瞬將十載自左宗棠安撫後不知悔非今又與馬永琳狼狽
為奸梟獍成性罄南山之竹不足以盡其惡二逆於是月初十日行刑兵士將其首級與
四肢分掛黃門柳樹梢傾城往觀歡聲如雷永琳之子顯生馬鎮及馬福亦不免於死馬
顯文乃河回新教主馬永瑞之孫董軍管帶馬如蛟之子與老教主馬永琳同謀叛逆為
八方之渠魁一旦伏誅實出人意料之外馬維翰為謀夫誦主教與其弟維屏前攻狄道
慘殺漢民其人又善於交際黃齋受其愚弄李良穆許其投誠後見董軍兵馬雲集自知

護夫歸一作換
扶提又作慈夫
歸

勢力不敵故又俯首乞憐為完巢保卵之計福祥亦欲網開一面議者謂西甯之回皆謀夫諦教下此時宜令其立功以堅其心而散其黨卒以公論難容在河州正法先是大軍初入河州外間時有謠言謂董提督一遇回氏不分良莠概行殺戮多方煽惑逐處官傳福祥聞之笑謂董實曰此係馬永琳馬永瑞馬維翰致下之所為也彼知其主教攻城陷堡罪不容誅造北化傳期貸一死奸詭詐為不問可知處此虎狼之叢撫之或易成功激之復恐生變此中時狀吾豈不知但圖為不軌此而可容將來一旦撤防彼族又圖復逞貽害無窮深為可慮既與問罪之師學婦人之仁書不云乎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吾雖不學願法古人至是逆首伏誅並宣佈罪狀謂馬永琳等甘心叛亂悉數殲除以示懲創其間安分守法未經從賊之回民仍當保護庶別順逆而彰公道此外各府州縣之良回更屬無干自當照常附循各安生業豈有不分良莠濫殺無辜之理爾等或為商賈或務農工同為盛世之民共享昇平之福固不可誤從逆黨自取滅亡之災尤不可妄聽播言致受流離之苦凡屬良回各宜省悟

案回教之有門宦父死子繼可傳之千百年循化撒拉有新教老教之分此次受教主馬永琳指使甘心為逆背老教之回及永琳正法老教畏威新教懷德是豈不可以已乎而彼族之大力者恐其子之承襲父教仍為門宦也必棄之市而甘心焉蓋馬嶺遠在京師並未謀叛罪人不孥之語無人敢言矣馬維翰雖死狄道誤夫諦之教至今尙存是回與回相仇有時亦操同室之戈者為爭門宦耳

慕壽祺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

不謂明死其與
我皆無憾也其
實出於孔道子

以光餅為最便
若光餅餅乾
正月如故猶可食
也民如故十七年
河州戰事發生
軍方夏暑國所
濟食往味變生
毛兵不取食是
我長官疎忽之

刑之

孔子之言

馬維翰之受刑殺之者董福祥主之者馬安良也狄河回教

兩不相容

馬維翰狄道門官其教行西甯所屬

為宗教而殺是惡其人也使此案成立之初求其

所以生則維翰可以不死雖然白刃盡午更有何人肯用心哉

董福祥在河州大營監視軍需員磨炒麵

福祥奉命援西甯擬由河州西鄉積石關進兵道經循化以至西甯緣途華戎難處

購辦食糧殊感困難令軍需處採買青稞黃豆糜子在河州雇夫磨為麵粉先用大鐵鍋炒熟或族謂之糶糶漢人謂之熟麵福祥所部皆西北人喜事炒麵又恐奉行員役敷衍

了事或撥雜糧週監視之秘書方建華諫曰此項瑣者何以監為福祥曰明大將軍威德光與日本對敵時兵士出發令帶燒餅若干枚以繩貫之挂於胸前取其便於果腹也後

人名之曰光餅我軍向西甯陸續出發就地無食可購軍士步行奔走山谷中肚子裏吃不飽到達陣地何能戰區區之心善為此耳建華稱善者久之

案九經中無麵字周禮所謂糲即是今之炒麥至王莽時始有噴麵之文番

地不種麥惟青稞成熟是為大宗食料炒青稞半熟磨為粉以茶或酥油拌

之搓成飯糰嚼而嚥之禮西曰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今則以粒為食豈

自行伍以什肅
之人平河邊之
亂獨於食糲而
留意焉可謂知
所先務矣

非進化也耶

又案金臺紀聞明初雲間袁凱爲御史太祖嘗欲殺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召
凱問孰是凱持兩端太祖怒凱詭得風矣疾放還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
毀形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精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
凱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遂免於禍

幕壽祺曰明愍帝好修飾言貌孫愷陽相國常而論兵餉云肚子裏飽可戰
帝曰何其粗也平心而論孫之言爲是蓋兵士用命日從軍槍林彈雨間而
肚內不得一飽其氣已餒於無形矣歐洲諸國以餅乾牛肉供給前防戰士
其體恤何周備乃爾民國八年春余從軍至鳳翔柳林鋪與郭堅對敵所賴
以充飢者猶是秦州之乾鍋魁

即烙餅之
大而厚者

因思河湟之戰董星五少保於兵

士出發以前籌畫軍食又恐軍需處之敷衍了事也親自監視磨炒麵然後知古名將無他能得人心而已矣

平戎驛圍解

十月初十後牛軍開赴礮伯會合各營先援平戎之急然後會解湟郿之圍所慮者牛軍新到地勢不熟撤回獵悍死抗援兵營務處黃雲於十月二十

三日抵白塔寺知河州已於十八日克復擬派隊往西馬營以達米拉三溝與牛師韓會於礮伯同援平戎蓋由白塔寺至米拉三溝僅一百三十里由山頂而往路甚平坦以省

防閒住之兵往救平戎之急似于便捷因各將領意見非一致未能見諸實行而董軍積石關之師仍在中途以致李培榮久困平戎血書告急本月初八日總督不得已派督標中

營副將湯仁和持人令馳往河橋驛督催牛軍齊向礮伯進攻於十六日始解平戎之圍

慕壽祥曰自李培榮受困平戎大小峽口均為逆回所堵進退無路挽運為難非有生力軍恐不足以收救援之効牛軍所部各營勇丁皆河南皖北之人中有曾為擄匪者敵火

又極為兇猛談笑而解重圍復何難哉然河上逍遙所謂徘徊觀望者非耶直至督帥派員往催始向礮伯進攻賊退西甯亦轉危為安矣

劉璞往山丹察看賊情

先是李培榮坐困平戎總督派兵救援令璞帶兵一營駐紮平番河橋驛俟牛軍到齊會同進勦以資熟手璞謂甘涼告急不

能同往乃退保甘涼以固餉道遙於無事之鄉矣至是聞平戎圍解見人成功則又心喜請往山丹察看賊情並清理東西餉道

慕壽祺曰狡哉其劉璞乎以提鎮大員而紙上談兵得毋爲書生所竊笑耶當是時西甯平戎兩處業經解圍河州八方首逆相繼伏誅賊已膽寒賊情已淡雖有逃竄零股亦屬釜底游魂來則勤之去則追之有何察看之有來電謂欲輕騎滅從親往山丹看似一紙空文不轉瞬間呈報陣亡幾人帶傷幾人請賞發卹金及醫藥費稍不如願則怨謗紛生矣吁如璞者今則比比皆然矣

董福祥遺何得彪張明鑫率兵至西甯

先是八月初西甯縣學廩生朱煥南由威遠堡繞道至平涼詢董福祥乞援及河州圍解

已令右軍統領副將何得彪左軍統領副將張明鑫各率所部馬步五營旂由大河家一路進勦繞入碾伯境克復米拉三溝巴設營川口馬營官亭古鄯驛等處距西甯甚邇至

是西甯南北兩川吃緊福祥飭得彪勦南川明鑫勦北川

案大河家在河州西鄉爲河州赴循化必由之路距城一百二十里宋積石軍故址黃河自西甯流入積石關中有大陸以河水漑之堪種稻地稱膏腴向爲漢人產同治兵燹民漸逃亡遂爲馬占龍所有

慕壽祺曰古今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李鴻章之滅東西捻也劉銘傳一軍功最左宗棠之平甘新回匪也劉松山劉錦棠叔姪功最董福祥之

平河湟回匪也張銘新何得彪兩軍功最此之謂基本軍隊

魏光燾續統三十營來甘助勦西甯回匪

先是咨調湖北安徽防軍來甘會勦及河州西甯漸平已去電阻止矣光燾又統三

十營西來是月二十四日已由陝西起程

時新疆之兵亦入嘉峪關甘涼似可無虞

案羣碎錄同治八年左宗棠初至平涼即以魏光燾代理平慶涇道光燾固文吏也不善兵部下軍兵往往借勦匪之名而搜括富戶莊浪王夢熊受禍最深控於京時光燾已生任甘肅布政司矣公論具在人多知之余猶記其輒事一則光燾觀察隴東時部下有逃卒數人大索不可得乃通札府及直隸州飭所屬嚴緝此固照例文牘向無人措意者吏胥辦公文時以奉天府雜入各府中逕行札飭且呼其官曰奉天知府是時官京尹者爲松侍郎林得札大怒即行文往詢其故魏乃大窘挽某貴人爲之緩頰餽萬金自稱門生事乃寢次年松復致書魏託購玄狐舍利猴等珍裘數十襲爲價又以萬金計時稱人此札值二萬金云是殆三鹿郡公之流也一旦倚爲長城率烏合之衆當鴟張之寇欲其成功難矣

慕壽祺曰廉藺交歡秦不加兵韓范行軍賊聞破膽當是時河州全境肅清僅留西甯餘孽已遣張承基何得彪等分路進攻過四望隕以直搗湟中責成董福祥一人足矣魏光燾又奉命西來政府用意高深有非邊人所能窺測者矣

董福祥遺營務處張成基率兵赴碾伯

成基率隊由大河窰小嶺往碾伯古鄯驛收撫回民有人上書福祥力詆撫回之舉大失

民望略謂羌虜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聲附和匪貪地利嗜殺人其泥首請降實憚兵威非懷德也再履數年故態復萌非我族類終為邊患願留意而加察焉福祥慨然而答曰吾非不知叛匪之宜勦以絕其根株惟羌虜所至裹脅良民若不分良莠概行誅戮熊踴躍鋒鏑一交卒不及防玉石同碎遺民逃散陷身豺狼之穴奔竄山谷之間可憐無辜輒膏虎吻聞之者猶或歎悼况目所親覩能不速撫以弭其患哉

慕壽祺曰河州雖已克復而西甯則有韓文秀碾伯則有治主麻大通貫德以及丹噶爾應叛回盡起誅不勝誅張成基之收撫亦屬不得之舉蓋甘肅回族比多與漢民雜處西甯回族甘心從逆者實繁有徒而情節較輕者亦所在多有若不分良莠聚而殲旃亦非天地好生之德漢民不諒此心曠有煩言謂統兵者總以安撫回民為事由此觀之大任誠不易處也

副將趙有正率新疆軍隊赴大通勦匪敗績

新任總督陶模將入關擬十二月起程至哈密度歲先遣副將趙有正統帶馬

步三營山甘州大斗谷入直趨大通旋掩於大通之解谷被圍月餘內外不通陶模電飭甘州提督張永清救之

案永昌東抵涼州西接山丹北連大漠南距番族控山帶水戰守有資河西一綫此邑其東北孔道也縣西南有大斗軍元和志大斗軍在涼州西二百里本赤水軍守捉唐開元

中改爲大斗軍因大斗拔谷故名天寶初以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大斗考即大斗拔谷道通西甯青海當稱爲扁都溝口誤

慕壽諡曰涼州鎮馬萬福爲余言人述之敗趙大箇兒不能辭其咎大箇兒者以趙有正身材高大故名之也時姚炳義爲首自晉爲百夫長兵士奮勇爭先已進襲城矣忽聞歸隊號遂至而喪氣而歸善大箇兒志城內宜埋伏也乃令兵士築營驕工未半賊已傾城而出四面包圍吾乘馬突圍出明日軍集殘部逃回數人而已可憐哉可憐哉

十一月止師韓攻哆吧敗績

先是西甯逆回馬大頭等倡亂於哆吧而北川東川南川西川

日夜又勾結東關之回合謀並致撲攻西甯府城及牛軍由嚴伯進攻解平戎之圍馬大頭等竄回哆吧勢雖暫退而無損毫毛師韓自恃槍礮精利又聞魏光燾親督大軍西來

遑中途進攻哆吧時大氣寒盛以地生鍊亡命之徒拚死抗拒牛軍死亡甚衆遂致一敗不可復振矣

慕壽諡曰自古大將未有軍紀不嚴而能成功於外者而牛軍則反是九月十日余在布政司衙署前見牛軍中營勇丁奪黃營銅號一對勢甚凶橫路人退避三舍事洩詢悉營務處台道自長周紫高帶哨號令二名及學徒往野外學習歐擊回城與牛軍遇遂搶奪馬黃雲即以銅號竟送牛師韓並未約束勇丁識者早知其必敗矣蓋牛軍兵勇如此蠻悍在省城且如此在邊地則忌憚無自哆吧敗後牛軍遂消滅於無形矣

案灰積集多巴在西甯之西五十里互市地也回土蒙番築十屋爲居停九曲青海大通河之邊均集集而互市焉或以西甯市口在鎮海北川安知早有多巴耶是多巴無口字

旁

董軍統領何得彪與西甯鎮鄧增攻克申中等堡賊巢

申中堡在西甯縣南川狄道模扶提教下其地漢回

雜居素無嫌隙自河回倡亂狄回應之申中之回殺盡該堡漢民揭竿而起響應狄河賊與東北發山之紅牙溝壑東溝溝馬家灘羊毛溝四堡回民聲勢聯絡同惡相濟傍谷依山溝坎紛歧每堡皆有碉樓嚴密排又槍壘伏堡外拒守東至丹麻孔水泉接連沙溝樹兒灣一帶之賊圍攻附近民堡幾無虛日及河州克復平戎驛解圍又聞魏光燾統湘軍二十營前來勦賊賊始稍稍斂跡青海辦事大臣奎順以申中五堡賊最強悍道員招擬各發良民游職賊伴應之時重福祥在河州搜勦零匪聞西甯賊未懲前焚掠如故奎順含糊收撫恐死灰復然河州亦受影響乃遣何得彪帶所部營官丁際清洪瑞步隊三營孔高明永興馬隊一旅亦歸伊指揮開往西甯相機勦無何得彪者平番牛站堡人同治中與河州回匪而戰以石子擊瞎回酋馬占籠左目者申西甯道路山川久已成竹在胸奉命後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西甯分紮西門外及城樓時東南上三門依舊緊閉郡城西南四五里之都司營城圍久不解東門一帶又有河州餘孽與西甯賊匪暗中往來得彪老於軍事密令所部嚴馬銜夜人衷中奎順聞而笑曰南川之賊已就擒矣新來甘軍何膽小乃爾西甯鎮鄧增素耳得彪名往誌意氣甚相投也是月朔日探得南川賊匪數千手執良民旂幟蜂擁而來意在撲城得彪與鄧增各率所部出城迎擊奎順方阻不聽又戒之曰勿妄殺良民統兵者漫應之行至西甯圍地方遇賊小有接觸初二初三官軍連戰皆捷賊退初四日往攻申中堡賊巢礮樓內礮發如雨兵士帶傷雖

多無一退怯者正圍攻間忽接賊千餘從兩旁山溝出堡內之賊被髮裸身口銜刀手執快鎗亦開柵撲出我軍死戰不避久之賊敗入堡會日暮收隊初五日各軍再往環攻梯衝互進賊出死力抵各軍稍息日哺得彪身先士卒往燒堡門鄧增自發開花礮以掩獲之轟例礮樓各軍從牆缺處擁入遂克中中堡堅巢其餘四堡之賊依然負隅初六分兵往攻四堡賊之抵禦者皆與中中相埒得彪中股忽中破十血流至解而鼓音不絕初七日仍分路進攻復出奇計令敢死隊繞過山腰連將紅牙溝卷東溝灘馬家灘羊毛溝四處賊巢一律攻克則得彪書創督隊之力居多

案西甯縣志西杏園莊在城西十五里附南里餘張十莊南二里祁家莊東一里宋小莊西一里韓小莊中中臺莊在城南四十五里清初新歸附羊毛溝馬家莊在城南二十里紅牙溝莊在城南三十里紅莊在城南四十里又有新歸附中中阿吉爾莊在城南五十里丹麻莊在城東北一百里東丹麻莊在城東北一百二十里沙爾灣莊在城南六十里

奏報中所稱之沙溝樹兒灣一帶疑卽其地

慕壽祺曰是役也鏖戰七日破巢五處都司營城之圍頓解西甯南川五十里內無賊蹤矣傳曰師克在和有以哉然是時西甯所屬之喇讓營哆吧雷惠溝北川營等處以及大通縣城賊圍攻焚掠無虛日人民告急求救之書紛至沓來命云較賊未就撫時禍亂益急使何得彪趁此軍聲大振之時約會各軍往攻哆吧雷為牛軍復仇為社曾効力豈不甚善而事勢有不能也蓋留餘孽以待湘軍之奏功耳

河州撫回復叛董福祥遣兵剿之

何得彪中中堡之捷消息傳至河州回首聞之大驚曰此人得志西甯回族無礁類矣或問此何人有年

老者云此即三官保平番牛站堡人昔河治時以石子打傷老帥左目老帥謂馬占盤也於是布散謠言謂得彪如何濫殺無辜並慫恿小部分作亂

督署遣員送皮衣於牛營

牛師韓所部初至西甯不知冬令之嚴寒凍斃者甚多楊昌濬聞之製皮衣送之

丙二十二年春正月甘州提督李培榮擬職着令回籍

培榮嗜好甚深攜帶煙槍一百二十枝西甯人稱為

煙槍隊自平戎圍解後駐西甯東關深居簡出專以收撫回匪為功頗滋漢民怨訟已開缺離營者為學政劉世安所劾奉旨勒令回籍時則正月八日也

慕壽祺曰清政府號令是時猶能行於西北李培榮素有戰功簡任甘州提督有人彈劾即行概職前敵諸將聞之能無悚然而魏光燾所部湘軍多半缺額身膺戎寄欲貪天功

是去一李培榮又來一李培榮也蓋甘省軍情已成積習綱弊為將領者貪婪畏葸大抵皆然半不可破雖有嚴諭全不凜懼恐誅之不可勝誅徒與浩歎而已

二月署陝甘總督陶模抵省

模字子方浙江秀水人光緒二年以庶吉士選文縣署案州直隸州調蘭州府知府旋由直隸按察使陞任新疆巡

撫至是調署陝甘總督

慕壽祺曰余見總督多矣或習氣太深或客氣用事稍一不慎禍即隨之求其居度安祥性尚儉約自奉如寒儒者陶模一人而已模與董福祥商辦西甯軍務不濫殺無辜不濫

用一錢及大難削平其為治也嚴而有恩教風化勸教養
懲奸慝刻貪虐伺察神明吏民不敢欺民到於今稱之

狄河旅省難民遣回原籍

時西甯正在用兵而狄河已無賊蹤又有董軍分防駐紮回
雖區測得此足資鎮懾將貢院內狄河難民及收容於各廟

宇者飭令速回原籍旅費由省
署發給牛種由地方官籌給

慕壽祺曰初難民之至省城也識者從旁指之曰某也富今何貧某也肥今何瘦某也杜
門不出今何行路如飛追原其故得毋享福太過耶此幸災樂禍之言仁人者當不忍出
此語夫以甘肅瘠薄之區河州又經同治兵燹之餘休養甫廿餘年元氣尙未盡
復天降禍亂卒不及防致令人民飢餓流離以至於此夫豈享福太過之所致歟

西甯紳商代表至董福祥大營請兵許之

時西甯新來客軍分三大部分提督則有
李培榮總兵則有牛師韓巡撫則有魏光

燾光燾所部湘軍其營頭為最多其氣焰亦最盛滅此朝食似在頃刻間卒之培榮以委
靡敗師韓以輕燥敗光燾則忽勦忽撫猶前總督楊昌濬也西甯社會方面至河州大營
請求出兵福祥以湘軍初來光燾又獨當一面權限劃分未
便侵越已而請求者效申包胥之哭秦庭遂為之賦無衣

慕壽祺曰國家者社會各團體所組織而成焉者也西甯雖屬邊遠而與蒙藏毗連尤為
中國邊防上重要之地當是時回氛未靖軍隊觀望不前常此延延恐外人虎視鷹瞵因
內亂不休難保無狡焉思逞之意時西甯城內有青海大臣有鎮道府縣有參游都守各
將官不能努力同心為民除害致令社會方面奔走求援何其苦也幸福祥俯順輿情為

國家鞏固邊防為社會解除痛苦一舉而數善備矣

二月董福祥遣兵至西甯

福祥初至河州使其以乘勝之師救援西甯破竹之勢迎刃而解政府計不出此又令魏光燾統湘軍三十營度隴而來

專辦西甯軍務光燾逢人輒言余所以不憚此行者以楊石泉因此受累遣朝廷西願憂不能不糾合湘人同為努力以期西海永靖而爭回湘軍之名久之無功勞師動衆虛耗

黃金又催令福祥進勦是月初二由河州出發沿途勦匪至二十四日抵西甯

慕壽祺口西甯蓋爾一隅而客軍林立不相統轄觀望徘徊坐失戎機能平賊者果何人哉夫以九節度之師雖郭子儀身在行間卒不免相州之潰况其下焉者乎福祥至而旌

旗為之一新事權統一賊不足平矣

董福祥遣道員張成基總兵何得彪會同西甯鎮兵鄧增克復西甯北川營城

福祥遣張成基何得彪率八營進取西甯北川營深入候子河回賊十萬衆圍之鄧增聞

警率兵往援至紙坊街賊騎蜂擁全蓋賊首馬大頭馬三三知甘軍被圍增必率兵赴援

遂乘虛來攻府城增麾軍迎擊賊不戰而遁直搗候子河以騎兵衝之賊潰奔遂合張何

二軍兜勦殺賊逾萬槍斃及墜洲落崖死者復數千次日克復北川營增還西甯驅東關

回於禮拜

寺悉毀之

慕壽祺曰福祥之援西甯也留得力軍隊駐紮狄河以防反側至是分途勦匪兵力太單或謂河州餘孽竄至西甯與彼族聯為一氣多方以誘我分路以拒我若不專集兵力僅恃現有之兵彼此相持凱旋何日得毋為湘軍所竊笑耶福祥曰以主客言餘人勦數千士賊足矣何以多為蓋其統兵積年見闔外將軍遇一方有事輒以虛聲震天下故河湟戰事希簡上事昔司馬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福祥其近之矣

何得彪張明鑫破賊於水峽

是時賊多破猶喇課倚水峽出沒草地青海回賊尙數萬福祥遣得彪等將馬步二千破之賊竄水峽追擊之落水

者無算餘竄青海草地適天大雪多凍餓死者

春三月總兵張明鑫攻克哆吧

上五廿五 及水峽北大通諸要隘 先是豫凱軍七營統

領牛師韓進攻哆吧全軍敗潰湘軍總統魏光燾續攻之又大敗失開花礮軍械無算至是明鑫攻破並屠之

慕壽祺曰張明鑫於同治時練團保衛桑梓屢與陝回戰從未挫敗人以剛入籍之剛入者俗云好漢子滿州所稱已圖魯唐史所紀曳落河皆此類也大通為匪巢穴去年九月間署甘州提張永清署涼州鎮及新疆援軍統領趙有正各率所部分道並進以援大通惜無尺寸之功明鑫攻克大通要隘回酋坐困孤城宿將聲威足寒賊膽勇矣哉剛入之名實相符矣雖然勇則有餘而性稍殘忍此次哆吧克復回匪男婦老幼被殺者約數萬餘人聞之能不令人酸鼻

四月董福祥遣總兵何得彪規復南申中堡克之貴德路始通得彪平番連城人於貴德所屬地形

知之最稔益以奮勇圖功連克申中堡及羊毛溝福兒溝候子河威遠堡等處至是貴德路始暢行無阻

案西甯府志貴德屬古西之地後屬吐谷渾吐蕃元至元年間設貴德州屬吐蕃宣慰司後廢明洪武三年征西將軍鄧愈統兵至此八年置貴德廳屬河州衛隸陝西行都司清

初因之雍正四年裁河州衛隸臨洮府乾隆四年隸西甯府

河得彪與張明鑫克復大通回匪逃竄關外敦煌縣

得彪既攻克大通縣城及各堡寨回匪尚有二萬餘人知

關內無容身之地由水峽一路逃竄玉門敦煌等縣

慕壽祺曰此即同治十一年陝回大會白彥虎將往俄羅斯由西甯水峽甫十餘日竄至關外敦煌縣之路也董福祥時在湘軍諒已知之矣明知之而不能派兵堵截殆其中

夏五月董福祥鄧增遣兵分勦西路竄賊

各軍追賊至野牛溝賊聞風遁六月賊出赤金峽擾玉門之昌馬湖後為新疆巡撫

縣道收撫乃安插於新平
饒燕布騰等處關內外肅清

六月西甯籌辦善後

董福祥以辦河州之法辦西甯匪首前後共擒獲匪首
五百餘名交山西甯道陳嘉績訊供西甯縣蕭承恩監視行刑西

賊自此不復反矣福祥以軍事告竣籌辦善後一切事宜於是紛紛請求以循化撤回贖
次叛逆應逐出嘉峪關外東關之回近在肘腋應遷至大通等縣福祥謂此事非奏明不
可迺擇荒田曠土徙無業回民居之使各安其本社會方面以亡命之徒不惟不之殺又
從而卵翼之晴有煩言舉人蔡廷西丁燦等呈請搜捕逃匪以昭炯戒而息亂源略謂昔
同治時回亂發生隴上騷擾無甯宇流毒三省勞師十年戰禍蔓延邊鄙屢易至同治十
三年肅州克復始奏底定此次撤回肇亂河湟繼起未聞戕一官破一城隴東則海城一
縣突有匪徒甘南則清水良回各安生業河西則甘涼道所屬餉運流通甯夏則金積堡
一隅漢回和睦謠言有時紛起大勢似覺無防以古方今可謂小矣時則各營練勇本省
標兵服裝整齊軍需充裕督師統籌全局已屆暮年如果調度有方何至倉皇失措忽勤
忽撫一無所成不得不飛調援兵集占魁以陝軍來牛師韓以豫軍來魏光燾以湘軍來
猶恐賊之難平也則又祈求佛力普渡民生循化則有拉卜楞寺燕木樣碾伯則有杏字
營管帶安蘭真洮州則有葛樹禪師與卓泥寺都綱楊積慶叱咤則諸軍並進真俗則萬
緣皆同不難息鳳林之戈熾烏合之衆劫灰力熾故耗叠聞已而去一總督劾兩提督法
非不嚴難有未已民生塗炭兒戲干戈天下原無不可轉之機世間何曾有到老之賊天
福甘肅韓范西征一戰而河州圍解再戰而湟中底定蒼生戴澤青海無波惟亂事不難
於平而除惡務求其盡非不用昭炯戒殲厥渠魁漏網之魚尙多班師之期不遠將來大

軍一撤小草又生憂恐難圖事屬可慮與其貽悔於後何如慎重於前福祥謂回亦天地所生西甯似與河州情形稍異乘間作亂不無脅從逆首業經伏誅漏網者必一一而盡誅之血流汗野傷和成災又非國家寬大為懷之本意

秋九月河湟肅清

先是二十一年十月間循化老教回日韓努力與新教回日韓四等爭教

並令地方官妥為撫輯撤回恃其凶悍之性悖謬猖狂即將循化四面設卡抗拒又暗為勾結河同使其乘機而起此三月初八日事也撤回即圍循化前總督即檄河州鎮湯彥和率兵往征行抵循化杉木莊被撤回所阻官軍不能前進杜持散久彥和始將上白莊逆巢攻破斬首無遺河湟肅清同相繼叛亂韓文秀叛於西甯馬匡匡叛於海城馬永琳叛於河州八方馬和叛於狄道冶主麻叛於碾伯閔伏英叛於洮西大通貴德巴燕戎格丹噶爾廳回党蠢起防不勝防掠地攻城肆行荼毒隴上防軍無多且又未經訓練守則有餘戰則必敗又飛調鄰省之兵源源而來節節而進陝軍則葉占魁何建威各率馬步分駐洮河東岸以杜竄逸豫軍則牛師韓以甯夏鎮總兵名義統帶七營來甘以救西甯之急甘軍則董福祥統帶三營由北京回甘督辦甘肅軍務援軍則電檄甘州提督張永清率所部由開道赴西甯策應新肅州蘇貴興率所募一營駐防甘都堂一帶趙有正又率二營從扁都口進兵擬解大通之圍滿營則甯夏將軍添募十營以防河匪之東竄湘軍則魏光燾統二十營奉命來甘專剿西甯之回匪其餘各營不可勝記回雖反覆無常而官軍如此其多拉朽摧枯固自易易而雷正縮被圍於河州李培榮坐困於平戎牛師韓覆軍於哆吧趙有正潰敗於大通董福祥一到河州指日克復而西甯正在危急

當是時儒者不敢冒險強者起而爭功致令坐失時機西甯戰事遲數月始定西甯戰事一日不結束河西五郡道路即一日不流通今則戈息息以林路經魚海率我縱緝誅彼

鯨鯢數載糾紛一朝解決豫軍湘軍所不能平者甘軍平之而如操左券從此西至敦煌東至蘭州皆為坦途矣福祥遂與總督陶模會奏河湟回匪一律肅清

案漢武帝太初四年開武威郡即今涼州府故匈奴休屠王地太初元年開張掖郡即今甘肅府故匈奴昆邪王地是年又開酒泉郡今肅州俗傳城下有金泉味如酒後元至元

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即今敦煌玉門安西等處古瓜州地介姓戎所居昭帝始元六年復置金城郡即今蘭州府此所謂河西五郡肅州為金城屏障甘涼回戶在五郡中關係

尤重自匪起河湟隔絕西域非一朝一夕故矣

幕壽祺曰乙未河湟之亂雖曰天災豈非人事哉當循化撤回之初爭教也倫得一賢令尹與一良將彈壓之撫綏之不難攝其凶心而消其惡患竟乃勦蕩迄無定見姑息又足

養奸半令袍罕西甯相繼叛亂一督兩提因此得罪豈花門之好亂使然耶抑我不善措置有以致之耳及董福祥由京回甘未滿一年而河湟底定歸人儲子皆知其名何令人

之崇拜一至於此蓋其忠勇樸誠根於天性山川險要熟其地形又以甘肅之人救鄰邦之難無毫髮邀功之念存於其衷事後論功班超平西域段熲平東羌不是過也後三十

餘年而河湟回匪復亂使福祥在者何至全甘糜爛如今日之財盡命窮耶

冬十月論平河湟功董福祥著加太子少保銜陶模補授陝甘總督

奉上諭陶模董福祥

奎順奏甘肅關內外及青海回匪一律肅清山五百里馳奏一摺上年三月間甘肅循化
撤回滋平河州逆回馬永瑞等乘機煽亂海城逆首復有聚眾戍官之事由是碾伯巴燕
戎格各屬回匪聞風響應全境騷動特派董福祥魏元燾督師入甘認真勦辦董福祥總
統各營尤區得力九月馳抵狄道六戰皆捷遂解河州之圍詎逆回馬永琳等旋由循化
米拉溝一帶進援西甯彼時魏光燾已提師抵湟與奎順會商先勦西甯東三關踞逆遂
誅逆首韓六秀等復蕩平北川進攻哆吧連解大通縣及刺課汎城圍董福祥復派隊渡
大通河出邊坂山會同陶樟所派副將焦大聚等軍先後進攻北大通之賊本年二月克
上下五莊復攻北大通城哆吧之賊斬其酋馬大頭三三詣湘軍乞降維時巴燕戎格之
撤回馬成林等勾串米拉溝逆目冶諸麻糾合同眾擾及南川逆目劉四伏等從水峽竄
出由青海柴達木蔓延關外黃福祥等各派馬隊跟追並由奎順飭青海蒙番各兵合力
堵擊先後攻打詭賊巢捕誅馬成林冶諸麻等朝廷諭令將鄧增一軍移紮肅州復遣飭
饒應祺派道員潘效蘇各軍嚴堵安西敦煌玉門南山各隘路分頭截擊擒劉四伏於羅
布淖爾東南之和爾昂地方於是關內外及青海全境一律肅清此次回逆構亂嘯聚數
十萬人蹂躪地方數十里在事將帥督飭諸軍擒渠掃穴次第削平實屬異常出力董福
祥淨籌決策熟度有方迅奏膚功勳勞懋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給騎都尉世職查
順防守西甯並會勦青海等處竄匪辦理迅速著賞穿黃馬褂並交部從優議叙陶模徵
兵籌餉不遺餘力著補授陝甘總督饒應祺勦辦關外逸匪不致蔓延著補授新疆巡撫
魏光燾文克蘇家堡哆吧等巢處賊迭挫兇鋒亦屬著有勳勞著交部從優議叙用示朝
廷論功行
賞之至意

慕壽祺曰董福祥忠勇樸誠根於天性此次督辦甘肅軍務結所部又皆身戰陣夙共患難之人甫半載河湟肅清此其功有闕西北全局昨十分家禮亦宜之乃結果竟如此一時輿論咸為不平陶模命某人往謁福祥勸其上疏自訴或山民眾請求福祥笑而言曰凡吾所以來非有所希冀保衛桑梓而已矣吾標標所畏懼者恐河州殘孽死灰復燃左文襄不能保閔殿臣之不復叛吾比文襄不及萬分一但求無過私願足矣况吾一武夫耳得領官銜已足為宗族交游光寵又何敢節外生枝某要人去後幕賓乘間問曰今日對答公何謙遜乃爾福祥又笑而言曰五柳先生之待吾親合神離諸君甯不知耶自來爭家產者必同父之子爭權利者必同省之官官場相礙相軋愈出愈奇伏肘腋之間而為心腹之大患水乳之契而鐵鈎距之深謀言精不慎飛章告變莫謂功之首且為罪之魁矣望諸君勤攻吾短功名得失聽其自然而已西甯進士來維禮為予言如此予故紀其大略以見福祥之口不言其可謂明哲保身者矣

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簡任鄧增為固原提督

先是二十一年增由西甯進兵解循化之圍進攻巴燕戎復紮什巴巴城會西

甯各屬回逆繼起還軍守郡城賊眾兵寡竭力守禦伺間出擊多所斬獲明年會大軍破賊於紙坊街賊平擢固原提督

慕壽祺曰鄧增由西甯鎮升提督獎有功也夫河湟肅清董福祥之功大矣僅加太子少保銜聞者咸為之不乎然西甯未平以前張明鑫任福建漳州鎮總兵何得彪任河南南陽鎮總兵馬安良任新疆巴里坤總兵王得勝任陝西河州鎮總兵何美玉任甘肅西甯鎮總兵張行志未幾升任固原提督其他軍官軍佐論功行賞有差可謂優矣自古邊疆

多事之秋則築臺以拜將寇平之後猜忌交至故斥隨之一部廿一史之興亡無不如此而清廷則不然即潰敗之魏光燾仍准以參諸獎燭羊頭受之誦其說九乎

二月蘭山求古兩書院增加算學

總督陶模次于葆廉夙昔研究筆算有心得此次隨侍來甘值河湟肅清烽燧不驚庠序崇建將延集

學徒才任國用提倡甘肅實業而製造之學建築之方礦苗之化驗皆非筆算不可請於蘭山求古兩書院加算學一科以應時機而開風氣僕深以為然謂吾在新疆聞纏回優秀子弟有通三角幾何者徐察其故蓋阿刺伯人多讀書習算回族有遺傳性關內文人豈回族之不知耶時新城王樹柟慶游文牘喜聞此議復憇魚之謂黃帝時隸首作算崑崙東西諸國必有傳其術者陶厲之後時人子弟散在四夷於其中學大徵而西人之學天算者遂私為不傳之秘矣予維家多言黃帝以來大化西華之事太史公紀五帝叙歷書歷述黎苗之教變化四戎其跡可推而知又考周定于七年希臘人學算埃及博士埃及德尼羅河兩岸廣漠無垠創派角丈量之法久之悟算法程代數幾何之術稱為絕詣及地氣清明易於窺測星象故天文尤精著自西元前一千一百年間其學已大著諸國儒士多從之受業者希臘傳之比撒臥拉斯亞理西質等遂卓然以天算名家泰西學者所謂自亞里東者里大希臘之科學出於埃及波斯而埃及波斯之來原本之印度中印文化之溝通由來久矣青海與西藏印度毗連且肅為軒轅黃帝之桑梓令其習算亦免歎與忘祖之嘆

慕壽祺曰自甲午中東戰後海內憂時之士已恍然於筆算文字詭盡英雄無用詞章急宜裁革甘肅積習難反聞書院增加筆算羣起而阻撓之肄業蘭山以制藝為主不願學

也肄業求古者謂求古以詩賦爲重不願學也合一省之英才並加裁減除而亦不知長官亦聽其自然而已後七年甘肅開辦各級學校數學始爲普通學科矣

三月署河州知州楊增新呈請裁革回教門宦

河州大亂之後人民傷殘不忍言官吏晏然自若殘孽竄匿鄰疆剽掠

人物糴運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閔殿魁之前車恐復見於今日非得一文武兼資才堪治劇者不足以善其後於是總督陶樞令司道於道省州縣中遴選幹員前往僉以即用知縣楊增新歷習警缺所在能政以之署理河州實屬人地相宜增新任職後辦理善後事宜考查歷朝兵禍始於河州先旗猖狂由於爭教非爭教也爭門宦耳老教新教各有門宦日思擴充其勢力鞏固其地盤久之第二者出於新教之外創爲新新教未幾又有一人出於新教之外復創爲新新教既有創教之人必有多數回民崇拜而遵行之於是爭端起兵變開端於國家良善墜於塗炭及軍務平定而門宦依然將使地方無蹂躪之虞必以天經爲統一之本所有回教各門宦擬請一律取消別行更正名稱俾彼族尊重天經則根脚正定不爲歧妄所動播矣總督以茲事體大東諸高閣增新堅持初議請本管道轉詳蘭州道兼署按察司黃雲以增新所陳各節不爲無見果能見諸施行寔請立案爲甘肅造無窮之福爲國家紓西顧之憂遂據情轉詳督署其文曰竊謂甘省回民因爭教滋事屢釀兵燹上年河湟之亂仰賴憲台恩威並用得以迅奏膚功現惟籌建久安之策者總不外以和輯漢回解釋嫌怨爲第一要義竊見甘省漢與回同爲仇即回與回亦自爲仇也推原其故蓋回以傳經惑衆成爲習俗其中舊教新教各立門戶或以斂錢起衅或以明詆相爭動輒糾率黨類互相殘殺事無曲直而判黨以衆多爲強肆行日久惡膽愈熾一遇官府查拏遂即乘機鼓煽於是舊教新教合而爲

一紛然並起與官相抗而無辜之良善漢民必先被其殺戮財產遭其焚掠此漢回之仇所以愈深也本兼署司歷考續東華錄所載凡乾隆四十六年循化新教馬明心蘇四十三之亂四十九年田五之亂咸同間馬桂元馬化龍之變並光緒二十年韓努力之案皆因爭教而起前後一轍其明證也現欲妥籌撫綏之方必須先嚴爭教之禁昨據河州楊署牧增新稱請裁革門官專崇舊教以清其源專重天經俾之誦習以正其本其餘邪說一概禁絕實為切要之圖但聞舊教新教均各良莠不齊上年從逆為亂之回固為舊教肅隆迨攻城破堡殘殺漢民抗拒官兵則舊教新教皆有其人第形迹詭秘難於調查且其習俗難移一旦強令舍其舊而新是圖更恐不逞之徒藉此鼓惑同類別釀事端不可不深長思也恭查乾隆四十六年及四十九年疊次上諭內載查辦此案只當分別從逆與否邪正之殊不必論其教之新舊即如僧道原非例禁而白蓮等教之必須查禁者亦以其左道惑人聚眾滋事也厥後凡從逆回匪但稱邪教不必分新舊名目俾回民等咸知朕洞悉其教根源不必區分畛域斷不肯因滋事賊匪而將無辜守法良民一併連之至意欽此又上諭內載逆回煽惑愚民妄言禍福甚至設立學教及總掌教之名以致無知回民被其愚惑入教指揮聽令者李侍堯辦理撒拉爾善後事宜總將掌教名目令其裁去並各省有無似此等回

魏光燾所統湘軍全數開赴陝西

此湘軍之殘部也其中傷兵居大多數

昔王剪以六十萬伐楚岳侯以背嵬八百人平楊太皆以西北之兵用諸南

方如摧枯拉朽其鋒銳不可當若以南人而北伐則胡餅充飢戎菽相雜飲
食之不慣者一葦簾敵萬土炕如冰居處之不使者二山嶠似槩水怒鳴雷
土地之不服者三此湘軍之所以敗於西甯也豈知項籍以會稽兵而角距
廣之戰守浙江之兵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也越王
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也東甌王瑤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
永嘉之兵也此則東南之兵無往不利亦視帥兵者之人爲何如耳魏光燾
之敗由於訓練不精並非湘軍之不利於西北

教名目者亦各一體妥爲裁革等因欽此聖諭煌煌載諸簡編者昭然可考是整飭回教
但須別其顛逆而舊教新教勿庸爲之攸分庶免畸輕畸重之弊也蓋花門之教自唐代
以來至今垂千數百年矣好異矜奇託爲怪誕以隨其惑衆斂錢之計非自今日始焉知
今日之所謂舊教者豈非昔日之新教耶本署司深維目下形勢彼族人數尙多只可曲
予涵宏仍聽各從素習不必強爲區別惟由地方官擇立該教公正之人充當寺約責令
約束回教其無寺者按其鄉里人數擇舉老成者爲回約分管各給印簿予限三年

期滿更換不須再立掌教名目亦不准其苛派花戶彼族其有不法之徒滋事行凶以及
私立邪教等事即由該寺約回約妥爲秉公處理違則稟官提究俾自敦和睦以弭亂源
並請如楊牧所稟檄令馬分統安良選擇教中深明經典之人將所傳天經三十部校對
無訛就省城刊板印刷成書呈由各府縣蓋印散給各禮拜寺俾令專意誦習此外邪經
一律銷毀地方官不時查閱違者提究以正其本似此禁之以漸察之以恆久之異端亦
歸於正此外請將乾隆年間發次上諭敬謹刊板刷印多本頒行各州縣分發各寺約回
約令其宣示新教舊教回民俾咸知警戒勉爲順民是或補偏救弊銷弭隱慝之一道
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抄摺詳呈核仰祈訓示遵行爲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案天方有古經焉自彼族阿丹聖人始阿丹傳與施師師傳於勞海海傳於易卜刺欣欣
傳於易司馬儀儀傳於撒撒傳於德德傳於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於是錮紀
墮落異端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穆罕默德生於亞拉伯乃天方帝室之
胃性聰敏以拜偶像爲非時耶穌教盛行心甚羨之遂入山讀書學成著古爾阿尼經一
部回教尊奉之名曰天經其經有三十册計六千六百六十六章漢人稱爲可蘭經紹爾
撒六百年無絕之統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總革前聖之經樹後世率山之準彼族謂之曰
至聖隋文帝開皇七年穆罕默德遺其臣賽爾帝幹歌士等資大經入中國經文雖多原
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去邪從正忠君孝親教篤倫常而已非有異於吾儒也以言
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攝心於時矣每至阿濟約亢牛婁鬼日赴寺大
瞻禮徹七日來復之義是攝心於日矣每歲齋戒一月雞鳴而食至暮候星始餐竟日不
食渴不飲以消二毒五濁之愆是攝心於月矣且日給糶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
例施濟貧乏以故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極樂世界焉遵其教者雖適殊域傳子孫累

世不敢易甘肅回族悉遵教規行事絲毫不敢違犯但阿訇講經訓字多用俚談未免支離有失經旨蓋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名爲尊重天經實則各立門戶愈久而愈失其真矣

慕壽祺曰所謂門宦者回族中之大率教俗所稱爲老人家者也帶固根深非一朝一夕故矣雖強有力之政府亦未便遽言革除况甘肅爲回族蓄集之處耶嘗讀秦安嶽廟元神旨碑有云和尙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拘揀甚麼差發休當者文見清顧炎武山東考古錄其所云也里可溫即天主教徒先生即道士達識蠻即回教徒每者們也意言釋道耶回教徒人等皆蠲免賦役也此亦可考當時信教自由之制回教徒既信奉其宗教即各服從其門宦教無論新舊儘可聽其自由惟阿訇必須兼通漢文由公家考試後方准開學教人庶於文化無大障礙矣

夏四月固原提督鄧增搜勦海城零匪

先是二十一年董軍克復河州擒獲海城作亂匪首馬匡匡子等即行正法並派郎永清

駐防海城前總督楊昌濬奏稱海城縣回匪竄至平遠縣屬之預望城一帶即係被劫出獄之李倡發及河州回匪馬匡匡趙白祥爲首又平遠縣回目李葛梗楊保山馬輻各糾衆以應並沿途誘脅約計千餘人攻破預望城堡屠戮漢民多命所過村莊小堡無不焚殺擄掠殘毒已極因用官兵將到又竄回海城李旺堡適統帶陝西撫標左右兩翼馬隊守備張紹先管帶劉廷貴於五月十八日馳抵固原十九日即開拔前進會合提標練軍馬隊游擊顏威吉於二十日酉刻趕至李旺堡該逆等正在焚燒民房又分股撲攻附近

新堡維時練軍步隊幫帶陳舉林帶隊防守新堡出堡與張紹先等各軍合擊鏖戰兩時之久鏖戰五十餘人賊敗遁去我軍陣亡什長一名勇丁二名帶傷十餘名二十二日賊竄至平遠屬阿市條官軍追至該處又竄至長梁川一帶該兩處均依山跨崖地勢險峻張紹先等馬隊不能攀崖守禦洞洞千等處堵其進路一面出軍解散多從二十五日賊回竄海城屬之石峽口山內二十六日張紹先等與提標達春馬隊跟蹤追勦斃賊數名賊敗退踞險二十七、四、五、六日張紹先等與張家山上下深溝數道該逆憑險抗拒張紹先等飭馬隊上前佯退賊始出戰張紹先等即令馬隊以馬改步連環轟擊斃賊八九十名我軍陣亡勇丁九名帶傷勇官一員勇丁十三名因賊負隅抗拒我軍步隊無多勢難入山搜勦提臣李培榮以首逆未獲密授機宜於是副將馬彥春率都司李文道四品藍翎李百重等帶領民團勇會同陝甘軍扼紫雲隘遣素識李倡發之回民誘以投誠免死二十九日馬彥春等設伏待李倡發先令其子李二春即李二偽帥率悍賊列隊山邊自領數賊詣降經馬彥春等令左右立將李倡發細縛山邊之賊蜂擁而至該員等恐其奪去即斬首軍前諸賊遂散遂將李倡發首級解回懸竿示衆閏五月初一二三等死者亦衆拋棄軍械甚多餘匪逃散遂將李倡發首級解回懸竿示衆閏五月初一二三等日經陝隊及固原防練各軍並固原州派出紳民團分路追賊除陣殺斃及落崖墜死者不計外先後生擒李二春即李二偽帥買生均馬映伏馬五十一馬三十七馬雙喜馬木兒沙馬伏通馬得伏馬舍力伏馬麻利克馬六十三張伏海馬有得馬魄舍子馬三十八馬騰兒低楊義保成馬永有兒斬五十馬有伏馬孫的個馬六十三李萬青買復保張永詳首逆李萬極楊保山馬幅共二十九名既首逆李倡發谷驪解交提臣李培榮發交固原州匡翼之提訊供認謀反劫殺不諱電請分別凌遲斬梟內有買生均馬伏隨

馬一十八馬眾兒低楊歲保成馬六十三馬復保七名情有可疑押候
另辦餘匪數十分路竄匿鄧增蒞任海城猶有零匪復派兵勦平之
慕壽祺曰乙未海城之亂非真叛也蓋河州逆首借此以牽制官兵耳李培榮征之於前
鄧增搜勦於後夫以兩提督之力海城良回且助官擊賊不難掃其穴而牽其庭矣曾幾
何時海城賊又叛向之奏報肅清豈非粉飾太平耶而回情反復於此已見一斑矣

五月總督陶模請停甘肅科舉仍合闈於陝西

變通甘肅學校也略謂蘭州有蘭山
求古兩書院為各府廳州縣士子肄

業之所每科中式者兩書院幾占其半臣到任以來細加考察蘭山考超等者喜為奇僻
之文章求古習專門者但工華麗之詩賦常此不變心所謂危陝西接近東南得氣之先
聞味經各書院講求時務頗有人材請停甘肅棘闈仍舊與陝西合併俾甘肅士子肄業
青門庶幾增進知識強盛國家疏中有云科舉縱不能廢而無用之詩賦宜裁科學縱不
能精而固有之算數宜習
其子葆康筆也留中不發

六月令各縣推廣水磨

水磨者磨麵粉之土機器以石為磨以水激輪使自行之民間
小磨便而且速皋蘭金縣西甯洮岷近水之處水磨所在多有

惟河州為最盛先是二十一年八月間蘭山道黃雲聞董軍將到赴安定迎送並犒賞兵
士行經金家崖見沿途水磨甚多念及董軍給養每日宜預備麥麵二萬斤安定兵站恐
辦正在籌畫間適金縣知縣姬凱臣來謁詢悉倉儲新小麥尙有二千百石飭令用
水磨磨麵陸續送安定大營毫無貽誤雲以其便於民也特別注意二十二年楊增新赴

新任囑其將河州原有未磨自經兵劫有為回匪所爭奪者勒令交還原主有為回祿所焚燒者儘令修復舊觀有貧民所賣房屋而磨盤尚存者由公家的量資助以便補修至是呈報河州境內水磨一律辦理完竣每年應收磨課若干並請通令各縣仿照辦理督署會議時雲獨力為主張並請宋張舜臣有水磨賦在岷州所作清會所設磨課惟甘省有之事利於民推而廣之可也復何議之有

案賦役全書蘭州府所屬之永靖縣渭源縣金縣狄道州沙泥州判鞏昌符所屬之隴西縣甯遠縣伏羌縣安定縣會甯縣岷州西和縣洮州秦州所屬之清水縣禮縣西甯府所屬之循化廳貴德廳丹噶爾廳大通縣平涼府所屬之平涼縣隆德縣華亭縣靜甯州固原州所屬之平遠縣海原縣原州所屬之平涼縣成縣西固州同涇州所屬之崇信縣甯夏府所屬之中衛縣涼州府所屬之鎮番縣皆有磨課共收銀二千數十兩節年整頓現已增收銀四千餘兩以甘肅之大而所收僅如是其中匿漏者尙多如能遵照從前編審之例飭令各屬分路清查某鄉某堡方向某人水磨幾輪分平輪立輪大磨小磨常流水暫流水逐一查明編立字號其已領帖納課者查核相符換給新帖不繳帖費其未領帖納課者勒令一律呈報領帖認課稅則擬分爲五等大磨常流水納課二兩小磨常流水納課一兩五錢大磨暫流水小磨常流水納課一兩中磨暫流水納課七錢小磨暫流水納課五錢明定期限飭令一律遵辦不准仍前隱匿弊混自當籌一巨款因列甘肅各屬水磨表於篇末

恭請祝曰甘肅民生問題關於食料者以水磨爲最要河州大夏河兩岸水磨隨地有之自經匪災民無力以修補知州楊增新代爲謀之並爲合縣人民謀之可謂真能愛民者

矣論者徒見增新在河州時陳導忠賢優延庠校日進鳳城蓮城書院諸生而講解之庚子補行午丑鄉試河州一邑會賢書者九人二百年來所未有文化方面非極力振興其孰能與於此豈知此皆衣食足而後之所為也當其下車伊始百度未遑先於民食而加之意也

調查甘州提標涼州肅州西甯馬廠羣生數目

甘肅西北一帶地接蒙番木草豐美唐宋元明各有畜牧之地乾隆元年

於甘州提標涼州肅州西甯設有羣生馬廠道光年間馬大蕃羣羣生馬至二萬餘匹之多咸豐同治間兵燹以移被各局搶掠無存嗣於光緒十二年經前總督譚奏請在於甘涼二標各設牧馬一羣此羣二百四十四匹試辦羣生漸有成效於光緒十七年各添設一羣及二十一年回匪叛亂將涼州馬匹又行搶掠因庫中乏餉遂至是總督陶模實行整頓以除中飽而謀恢復遂調取四廠實在馬匹而甘州之馬截至三十四年年底共羣生馬二千一百八十八匹內兒馬五百零四匹驃馬一千四十二匹驢馬四百八十八匹馬駒二百四十六匹宣統元年議將驢馬四百八十四匹作為一羣移交涼州鎮照辦過成案易換口輕驢壯驃馬照舊安設按年取駒既不籌款又不應費不數年可以期復舊制尙未舉行旋於宣統二年六月奉陸軍部改良馬政辦法內云陝甘新疆等省原保產馬區域所有該區鎮需用馬匹或將原有羣生各項馬廠暫行收設分監定勇補充或仿照日本派出部出張所其越之法酌量改為北分監派員所由各該省督撫查明實在情形咨部商辦該辦等語當即行文各提鎮調取各馬廠地圖核辦一紙空文掛案而已募時祺曰牧事廢於唐末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湮原為邊圉鎖鑰不暇給然頗習番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牧兵興隨宜取用官以無事前明大振馬牧洪武初大將軍徐達

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繼破王保保誘馬駝雜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藍玉四征西番部族悉服開馬嶽於河西乃製金牌合符番人以馬充奉朝廷以茶爲賚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番庶始置苑馬寺聯以監苑巡以御史今甘涼肅馬嶽沿明舊制安得復有惕一清者起而振頤也哉

秋七月總督陶模令兵勇習新操

甘肅標兵皆土著也營勇皆客軍也勇強而兵弱所以然者標營長官教練不時簡閱不精流蕩亡賴之

徒者得取而充其數而無命者又多脆怯勇事逢逆浮靡之態較勝文吏夫如是則兵安得而不弱勇則不然居一呼聽其自占怯弱之人雖伏死草棘亦無能以性命爲戲其來則皆強者也凶悍之氣至積於中又人衆烏合非實有威略亦不敢爲其渠率是以百戰不能屢出有功然兵之害不任戰而已勇則有不可勝言者不遵紀律不識上

下呼主將爲第第視勳節如土第第則其人虜掠婦女又其甚則擊鼓披甲戎害元戎焚費而善殘易行也雖然遠颺威勳宿寇浸淫至河湟後勇之不堪一戩又轉甚於向時之兵其練習初固不足以謂國軍也潮元是北洋陸軍學生陸洪濤胡立成畢業後前直隸總督李鴻章發甘肅見其勇壯各部在案陸與胡馳至金城並甘督楊昌濬置之

散此二人者由商榷新營邊法需才孔亟乃投効新疆後隨模回甘至是模於省城聽前千第年在二十下者其選一百人名爲洋槍隊練習新操以洪濤立成爲正教習蔡制海副之照德國操日日教練營官德星威廉第一任俾斯麥克爲相毛奇爲將修內政飭軍備遂下徵兵之令國中男子年二十者悉入伍三年後國小爲兵衆用以敗法俄奧

爲歐洲之強國更曾魯士之製而日德意志甘肅二十年後必行徵兵之制今日所練之洋操除卻他日之各營教練也故於工課而外每月又在東箭道打靶一次練習洋槍準

頭

慕壽祺曰自火器興而身先廢槍為軍中無敵之技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施放鈍拙殊覺下與心不相應志不勇則倉皇失措有時棄利器為敵用雖有槍與無槍等物皆督且時為新操法英年千百餘人俱善用洋槍發無不中且臨敵亦不肯帶兵戰

九月哈密回王至蘭州

新辦回部以哈密王勢力為最大每三年進京一次道經蘭州駐皇華館王通漢語解音樂飯後茶餘或吼秦腔或唱京二黃

館役皆聞之及謁總督問答辭切川緝譯或問其通事王豈學欽耶通事曰外藩王公照章不許說漢語

金國之族有人
皆習地者皆習
通事即譯語官

案吉林省志載乾隆四十年有諭云吉林本滿洲故里蒙古漢軍錯屯而居亦皆習為國語近數十年流民漸多屯居者亦漸習然為漢語滿洲聚族而居者猶能無忘舊俗至各屬城內商賈雲集漢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二三十里侵晨赴署辦公申酉間仍復回屯其四品以上職任較繁者自不得不移居城內子孫遂多習漢語惟賴讀書漸忘騎射自今以後家長各宜防閑子弟無使人莊嶽之間娶婦屯中女不能漢語者以此傳家庶能返樸還淳不改鄉音無忘舊俗云云高宗之意可謂用意獨深蒙回各王公想一律禁學漢語也然查東華錄中此論漏而未載

冬十月勸民畜牧

甘肅各屬皮毛為出產大宗甯夏灘羊皮尤為著名上品行銷各省及外洋編氓有力之家皆畜羊或數十頭或數百頭邊地蒙回番撒以肉

為食以乳為飲不勤樹藝專事畜牧故每年出境之羊毛皮張為數甚鉅當甘之策實可
萌芽於此其積習相沿不能發達即以孳生之羔牧戶日用所需悉取給於此隨時宰賣
故孳生不繁訪之士人僉謂牛馬或一年一產或二年一產或三年一產羊則一年一產
每產一羔雙羔則弱小不育空生隨胎亦時有之雖有三年五羔之語通籌審算每年以
一羔為準數富室有羊擇人之善牧者附其羣求牧與芻利益均沾每羊十頭歲以六羔
為率主得其三傭得其一或亦均分不及則責傭失牧此其大較也查光緒二年前制軍
左文襄公因軍興後畜牧家山麓局撥款借給貧民買羊孳牧之原定三年歸本後貧
民無力歸還催繳至三十二年仍欠羊銀九千餘兩前制軍楊以追呼擾累奏請豁免是
以與利而適以貽害亦經理之不善也蓋以富民有羊不能自牧逆計羊本之擾累不肯
承領貧民領到羊本又以飢寒交迫知近憂而不知遠慮坐令銷耗以至牧業廢弛不能
振興甲午河汴之亂影響所及甚大總督陶模謂禹貢雍州厥貢織皮顯亭林謂北
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利饒於耕耨今則地經兵劫富變為貧欲興畜牧恐無資
本勸民慘淡經營恢復舊觀其極貧而勤苦耐勞者由地方官於公款內酌借若干光緒
二十三年九月莊浪涼州各營因旗兵生計維艱擬借款興牧當議於封存款內先撥
借涼州銀一萬兩莊浪四千兩分十年本息帶還其辦法計買羊馬若干頭須有兒馬孳
期十分之一照尋常年分每羊十頭取息六羔馬十匹取息六駒此六分中應挑賣弱駒
弱羊一半留壯俾孳生羔駒一半以期繁息再分給孳生馬羊若干每年提一二成作為
公牧其餘八九成作為旗牧牧丁由各該旗選用年底比較贏絀贏者酌獎絀者勒罰如
有孳生餘利各歸各旗所借官本作為該營公借公還分年歸款釐定章程當已議決至
宣統二年莊浪營領款六千六百兩牧養諸事仍照原案辦理而涼州營則以借款帶息

不肯承領查牧者之利伊舉行之有效制軍長亟欲提倡牧政但言取息不可過重伊牧
牧畜章程爲阿文成公手定每羊二十五頭每十頭歲取息三羔該兵咸以取息較
重請將社羊收回惟烏里雅蘇臺牧章取息一分七釐每羊百頭歲取息十七羔較爲平
準可以經久緣有羊不能自牧假手於儲盜竄抵換防不勝防而經理稍形疏忽風雪疾
疫時或全羣覆沒亦大有危險云夫欲富者人之同情人有羊而自牧之十羊歲得六羔
取息不可爲不厚况社羊生于而子又生于生生不已十百千萬屈指可致而顧祖於積
習生蠶牧社孳息不繁豈民皆痴愚亦有迫於不得已者非口舌所能諭非文牘所能禁
休養生息與民更始牧政之廢興視吏治之隆污爲轉移故欲振興牧政亦先以整頓吏

始治

案美國北方之民皆以植羊毛致富因筋鬚骨角無一棄材故蘇羊藥駝之毛按時收
剪織爲絨絨華美溫相通行四海西人酷嗜牛乳爲飲食所必需貯以佳瓶華人亦喜購
用甘肅地曠人稀天然牧場青海之牦牛洮州之番馬鎮番之藥駝甯夏之灘羊皮所產
非不富也其他孳生之利隨地皆有惟拘泥成法掩聰塞明牛皮不能以製造馬匹祇銷
於本官業斃羊毛不請剪剔而洋商毛織品年盛一年
甘人瘠苦有此絕大漏卮僻遠荒涼不知若何景象矣
蘇肅賦曰甘肅素以畜牧爲重所產之羊毛駝絨連至天津售諸洋商其利亦溥矣哉雖
然事變無常儻一旦道途梗塞向之視爲特產者直無人過問此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今欲推而廣之亟宜提官款集公司購機器開工廠以
甘肅之原料製成毛織品物美價廉不難行銷外省矣

戊戌二十四年總督陶模飭各縣發展農業

甘肅地上莧腴不省可耕絲身穀腹之
外密紙泉漆竹箭材章旁瞻內郡農桑既

盡其方而發貯藏材趨時射利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者子孫皆修業而息之虞藏赤仄至
緊世不發日同治以來屢經兵革良田荒蕪元氣未復總督陶模官廿二十餘年深知農

業之虞墜令行各府廳州縣勸課農桑講
求肥料並用新法以期發展而裕民生

案甘肅農村狀況泥於守舊而不知變通官吏亦聽其自然豈知大利歸農古今通例自
神農教民稼穡遊牧時代一變為耕種時代自時厥後幾則敬授民時舜則命播百穀禹

則盡力溝洫湯則躬勸桑林所以為民謀者至矣而農業猶未發展周以農事開基在今
慶陽甯縣等處而周禮一篇尤為後世農學之祖觀地官草人秋官蕭氏之所掌其土地

有辭剛赤緹墳塢竭澤蘇瀉勃壤墟墮與輕變之不同其肥料有用牛用羊用麋用今
用麋用豕用費用犬之各別其時物阜民殷變絕古今其時精通化學諒不乏人其法鹿

雖失傳度當日必有農學專書分經析詳故言之遭遇則龍付諸一炬漢儒所記特於
簡編殘缺後誌其大略耳越二千餘年而科學與彼國官農學與周禮暗合柄國政者知

民生之需要品首在乎食欲民食之結有餘裕舉協力共謀以化學察地利以電力助人
工凡種種禾稼草木蔬菓下至禽獸羽毛昆蟲鱗介胎生卵育之屬莫不悉心考究用是

民生日遂國勢日久而惰農自安不服田賦者無聞焉夫各國農業美為最歐次之日本
雖晚出亦能競美泰西蓋由聖克門萬海爾步小貫信太郎等各挾其精心毅力為農學

倡國內新進之士同抱民生主義於一切新理新法多所發明徵特種植收穫輒用機器
雖至沙漠彌望能種深根之野草而變為膏腴水患累年能植滿山之茂林而消其漲溢

瓜果常風雨飄蕩之時能用人工而使之實矣藥至冰雪嚴寒之候能築暖房而使之花
神奇變化莫可端倪中國安常變故聽民自謀而不爲之共謀欲與各國並駕齊驅難矣
中國在清末葉望各國農業之盛發憤自強統部設農會開農務學校各省相繼
開辦矣而農業終無進步民國肇造日從事於干戈而猶敢農民謀救死而無策奚暇研
究農學哉甘肅經濟困難民生憔悴不重農不足以圖自存僅重農而不變仍不足以謀
發展乎稽山之論曰商無十倍之價農無十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變之變之舍
學其何以哉

冬十月康黨案內嫌疑犯李端棻張蔭桓先後至蘭州

初康黨變法恐太后掣肘謀圍頤和園以脅之有人

告密太后第二次垂簾聽政因帝於瀛臺殺楊深秀楊銳等六人遞御史宋伯魯職怒猶
未已禮部尙書李端棻以保薦康有爲侍郎張蔭桓與維新黨人素相往者均遣戍新疆
端棻抵蘭小作勾留即西行抵甘州因病就醫借總督代奏以待來年首途陶模據情入
告幸沐允從張蔭桓來稍遲欲援李端棻例陶模告其鄉人黃子斌曰張侍郎病大愈蓋
使之聞之也蔭桓
遂生出玉門關

案戊戌八月初二康有爲抵天津行色倉皇識者知都中有變當是時榮祿任直隸總督
駐節天津初十黎明乘快車入京次日津門報即喧傳京師有黨人獄十三日即有六君
子流血事六君子者湖南則有譚嗣同四川則有楊銳劉光第福建則有林旭山西則有
楊深秀廣東則有康廣仁皆主張維新者也同於是日晚四鐘被殺於菜市口衆所目覩

慘不忍言六君子之中惟廉廣仁服布衣殆南海會館被逮時所服之衣且無官守故以庶人禮待之餘皆著素衣冠至行刑場北面謝恩迄始引頸

張蔭桓之人總署為會國聖所保薦以山東登萊青道入為太僕寺卿兼直總署駸駸大用都下以其非出身科目大恣謗詆彈劾紛起乃復出為道員旋復召為侍郎仍直總署

權勢炙手可熱倖進者紛集其門李鴻章罷鎮人總署與蔭桓論不合蔭桓乃排去之戊戌政變本不及蔭桓某言官曾與其子爭妓挾恨乘機劾之遂請詔獄旋減罪戍新疆新

撫饒應祺蔭桓門下士也館之撫署供給周備庚子端王載瀛竊政矯詔戮之慈禧后不知也同變時惠潮嘉道吳永召見后詢及蔭桓永以庚子某月電旨正法對太后為之憮

然蔭桓警敏明決有冠世之才詞章華贍駢麗文尤佚麗當時名流並相歎服而隸胥傭販以其非科目名進至今尚稱其不識字也

幕壽祺曰科甲之聯絡大矣其端莫得而有為論連帶關係其發往新疆也固宜當西后盛怒之餘乃竟有人代奏准其養病甘州道光緒三十年奉旨釋回雖係門生奔走之

力而幹旋於內者未始非諸同年之所營救也張蔭桓倫科第出身則利益均霑矣

己亥二十五年春三月中衛縣知縣王樹枏修七星渠

中衛臨安堡之東南舊有七星渠灌溉白馬灘等處計田

畝在千頃以外渠稍直至張恩堡利至溥徒以山水為患每遇暴發衝斷渠身雍正十二年鈕廷彩任甯夏道開惠農渠修漢渠及大清渠中衛白馬寺灘田數千頃舊稱沃壤明末山水冲決渠淤不能溉民皆流徙廷彩相度地形議建石環洞以通山水上架飛槽橫渡渠流人謂其事艱鉅恐難成廷彩獨斷不疑詳請動帑興工歷三載鬢髮為白渠竟成

名曰七星失業者皆復歸民漢其德建祠立碑塑像祀之
同治兵燹渠又淤塞樹枿並止後親往查勘請款重修之

案中衛縣志七星渠自泉眼山南口引河水東南流至白馬灘張恩堡延長一百四十里
去口五里有正閘一道瀾水閘二道石橋一道皆有橋房今地渠流二十里下至甯安茶
房建有宜民蕭家閘再流二里至玉皇廟有鹽池閘閘下有蕭家溝陰洞馮城環洞紅
柳環洞洞下十里許舊有乾河溝木槽以過山水後為暴水冲廢山水過築土埝以障水
接渠而下行渠稍至張恩堡入
河共溉田六萬四千九百畝

又案七星渠由來已久在今甯夏中甯縣以舊甯安堡改縣治明熹宗天啓七年韓洪

珍四川人任甯夏西路同知威甯即甯安堡舊有七星渠歲久荒淤洪珍與屯田守

備王光先條列疏築之法上諸巡撫焦馨以百戶李國柱劉宰分督之而專

任洪珍綜其事

蘇壽祺曰中衛美利渠之利大矣哉其次則為七星渠此渠灌田既多工費視他渠數倍
以山水之常為患也清以前無論矣康熙間西路同知高士鐸謀渠流之通暢與防山水
之衝督修石口並潘蕭家馮城兩陰洞益修鹽池閘創流恩閘雍正十二年鉞廷彩於紅
柳溝復創建環洞五乾隆十六年紅柳溝環洞下段被山水冲崩八十九丈知縣金兆琦

修之越五年馮城陰溝石洞盡為山水沖去西路同知伊星阿飭知縣黃恩錫估計修補
曾幾何時而渠身中斷石料漂流建設無人前功盡棄矣王樹勳留心水利軫念民生請
款重修身勞而力率之其美利何如也至立堰築堤捲掃截河諸法悉仍其舊可謂詳
切密矣夫樹勳昔任四川青神縣修紅花渠至是又開白馬灘民創於今受其賜詩云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其斯之謂歟

庚子二十六年夏五月金縣人民拔電柱 為天久不雨而發生誤會也金縣距省九十
里其地山多而水少有所謂雷鳴田者以田

在山中須春夏之交雷發時雨如注禾苗乃勃然興歲無人熟是年人春以來金縣地雖
撫種雷不聞聲人心大驚謂雷於白馬廟與西郭外金龍山王廟皆無效少年好事
之徒謂電柱上有白瓷瓶所以取雷聲雷畏人之威不敢作響兒哭易繫辭曰雷以動之
雨以潤之今欲雷雨交加非去天障礙不可於是蚩蚩者或謂皇天之久不雨電桿實為
之崇數年前涇州之案金縣人豈不之知乃激於一時之怒法律皆所不畏四鄉不約而
會者數千人僉曰犯法事小賊死事大乃自嚮水子起清水澆止所有電柱一時俱拔縣
知事陳昌聞報赴金家崖彈壓蘭州
道黃雲率兵至東路電綫賴以保全

案清江浦廟碑金龍四大王各姓謝氏兄弟四人日記曰自統緒皆宋會稽處士隱
錢塘之金龍山緒年最少初為諸生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以天命已去不可
為憤甚投淵死錢塘人感其義求屍水中以緒嘗居金龍山遂奉之及元滅明太祖封為
金龍四大王江湖水神惟四大王祀最盛河南處處有廟甘肅不多見也金縣西郭外有

大王廟禱雨輒
應人益神之

慕壽祺曰十八年拔電柱一案愚民一倡百利不知網羅之設投其結果為首者誅餘從者監禁地方官吏分別懲辦法亦可謂嚴矣後八年而金縣民人以天旱故歸咎電柱復起而拔之夫甘肅地高而燥十年九旱電柱未設以前其管復誰歸乎此而不知甯非風氣未開之故耶今則無線電臺設人已司空見慣矣

六月阿拉善旗蒙古親王將三聖宮地租於外人

三聖宮者俗名三道河子在甯夏磴口之北與後套連地濱大河上

地肥美素為賀蘭山後阿拉善旗所轄該地有外人傳教久思佔領適甯夏發生義和團蒙古親王佈置山後防務並請外人保護磴口商場不得已將三聖宮數百里地租於外人由教堂歲納租金二千元條約上駐明無論何時可以收回外人遂擁有該處土地積極經營年可獲利四十萬元且強迫當地居民信教教堂神甫即為該地統治者無形中已成化外之地不數年三聖宮滋生教案外人袒護教民良民無辜被殺者七人

慕壽祺曰光緒歲戊戌余遊後套見夫田疇交錯渠堰縱橫問諸土人皆曰

此洋教堂之不動產也後二年竟蔓延於三聖宮矣在蒙古王苟安目前以為此區區者無關輕重也豈知各國傳教其初僅來一人久之則假教民名

義租我中國土地得寸進尺後患方長蓋喪失主權患一干涉民事患二實行帝國主義患三彼之蠶食虎噬而不知饜足者皆自數十年前之傳教來也况阿善拉親王明明以地租於教堂其收回不更難乎然猶曰此甯夏邊外地政府早視為脫脫矣今則蘭州城外教堂大興土木甘步阿拉善之後塵危乎哉

秋七月甯夏府靈廳

今改金積縣

發見義和拳

先是嘉慶間有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名目經嚴旨密擊懲辦遂消滅與無形光

緒二十五年義和拳起自山東初名梅花拳其首領自稱明後中有女子則名爲紅燈罩本亂民也一縣令撲滅而有餘魯撫李秉衡不加禁阻而繼任山東巡撫者爲滿人統賢不惟須其團練並逢人說項以爲神兵從天而下也其勢漸爲蔓延遂至直隸是年九月抄直隸拳民竟豎旗大書受玉皇差遣除滅洋人勸百姓皆入其團歎愚王公庸錄宰相言於宮禁奉爲神明庚子五月以後北京皆拳匪之蹤迹矣時董福祥統帶甘軍政府令其圍攻使館而對於義和拳則極端反對所謂大師兄者探明董之子姪暨部下宿將多在甯靈廳及靈州吳忠堡一帶遣一教師至甯夏多方煽惑將爲釜底抽薪之法甯夏各洋行均係天津人素信義和團於是教師下榻洋行先由商界練習其練習之初設壇於

人所不見處隨意派青年子弟四五人令跪於神前教師喃喃念咒語極鄙俗無文理一經播弄少年子弟狀若昏迷口噴白沫起而奮跳執百餘斤重之刀亂跳亂舞口出怪聲如瘋如狂觀者信以為神時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也甯夏府知府令所屬州縣出示禁阻教師聞而狂笑謂京津各團奉土餉獎為義勇命各省一體照辦此處地方官並煌煌上諭而亦未之見耶

初義和拳之起於山左也宣傳者故神其術謂天福中國降此神兵假手於義和拳以成大功而雪國恥不然血肉之軀何以刀刃不能傷鎗彈不能入斯言也傳至京師時蓋編詳行營在東華門內甜水井福祥聞而笑曰世未有血肉之軀而可以擋鎗子者適榮祿傳太后旨送義和拳十名至行營請面試時六月初二日日方中也營中進午餐福祥令義和拳至飯庭飽餐一頓再說旋與幕僚商酌會云射一鎗再看下文如何令隨身材官牟憲章備飯後傳義和拳至馬廐有一個關西大漢形高六尺雄糾糾立在院心腰以上身無寸縷以手拍肚皮而指日照這個地方打話未竟牟憲章已隨其聲浪轟然一聲鎗子竟穿胸而過靈魂飄上九天矣腸胃間韭菜花隨風亂飛福祥道歎曰可惜一箇青年同來義和拳九人謂今日等候多時符水效力已過這是他的氣數福祥賞葬埋銀十兩着領屍以去

慕奇祺曰漢末之黃巾賊元末之白蓮教清末之義和神兩殆亡國之朕兆乎何其不謀而合也夫以亡國之禍水而王公大臣奉之若神若非六龍四幸甯夏亦將捲入漩渦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信然

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衛

時拳匪釀禍仇殺教民鄰國以攻擊使館故擬派兵艦航海至北京保護使館太后聞之怒密諭各省督撫迅速派兵入

衛總督魏光燾在甘肅久知甘軍可用對司道云天地勁武之氣盛於西北自關隴以西土高水悍其民慷慨尙武勇為國家宣力周秦而後西北多事後端必有奇謀壯猷

深沉勇毅之士熊鵬鯤武勇乞乞不二心之臣如漢唐趙充國段熲皇甫規李晟渾瑊其人者出而削平大難俾隴山隴水增輝今者王室如燬時事孔棘甘人中當不乏明習

古所云耶司道曰甘人知兵莫董福祥若其次則為張俊俊雖已死董軍尙在京今奉懿旨宜於文官中擇一人往以昭慎重光燾曰此去與外人戰恐非文吏所能勝任或薦春

煊素知兵光燾曰渠以貴公子出為監司大員軍旅之事未之習也薦者謂廣西民務雜處風氣强悍有似甘肅狄河岑胡五土司各以兵自衛而岑氏兵法為尤著其用兵也能

以少擊衆人將千者得一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一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一人戰歿左右不夾擊者斬一伍之衆皆罪一伍赴敵則

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歿左右伍不夾擊者斬一隊之衆皆罪不如令者斬退縮者逃走者斬言惑衆者斬敵人衝而散者斬敵以金帛遺地拾者斬用能世為士

司雄視一方者官在家時於先世兵法心好而躬習焉以之拒敵可敵不摧光燾遂檄春煊北上春煊以無基本軍隊辭光燾曰李光弼將相州九節度之師旌旗為之變色君以

岑氏兵法輔以甘人之驍勇善戰此行蟒玉加榮矣往哉汝諧已人告矣勿再辭蓋春煊到甘後求治太急矣惡太嚴布令太煩如投誠櫓之類頗為同寅所不喜故借題

下逐客令春煊遂令前鋒由黃河乘筏而下取道甯夏以至大同府與太后遇

世稱清末有兩
實史一季乘衡
一岑春煊也
州丁士錄書為
二人作合傳

甘肅官場至今
該岑之始原
此之幸付與云

案岑氏兵法能以少擊衆詳見清初吳蘭修所作關漢若傳漢若名震廣東南海縣生員
明崇禎七年以學使擬其衿乃走廣西窮歷諸郡山川坳塞游於岑胡五土司故言岑氏
兵法爲最詳清順治二年唐王據福州起爲中書舍人五年
永明王據肇慶復供職七年十二月朔清兵破廣州死之

幕壽祺曰岑春煊在甘時於布政使署前置投誠櫃使下情得以上達意非
不善而弊亦隨之以余所聞有潘毓采者諸生也居省城南關與高壁寺僧
某不協欲借春煊手置僧於死地迺填寫百餘年前紳商姓名百餘人謂僧
不守清規爲地方害書而投諸櫃春煊覽之大怒未及詳察發皋蘭縣立斃
杖下縣令拘僧至宣布死刑僧問控者何人縣令將藩署發下原呈擲公案
下曰爾激犯衆怒尙不知耶僧聞訖跪而言曰呈內皆陳死人渠等在九泉
下豈能與生人爲仇縣令覆查無異事遂寢嗚呼用刑可不慎哉

海城縣回匪田百連等又叛固原提督鄧增遣兵勦平之

海城縣回匪田百連馮
老八馬三水等謀叛焚

殺縣屬大溝門鄒家堡知縣徐光興會鹽茶都司派兵往捕賊攻破鄒家堡山蕭家灣八兌坪殷家坪草廠等處而竄鄧增令練軍馳往會勦並令副將郎永清靜甯防營分路迎擊遇賊麻平川官軍槍礮環擊賊敗奔越山而遁次日郎永清率達春軍至雙河堡適各軍率集賊又敗追至同瓦溝等處賊已星散不敢復出遂搜捕馮老八馬三水田百連等首從四十餘人誅之反側始息

冬十月布政使李廷蕭護理陝甘總督

拳匪之亂前甘肅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衛詔以雲貴總督崧蕃為陝甘

總督山西按察使李廷蕭為甘肅布政使廷蕭湖北人黃安進士時聯軍入京兩宮西巡而陝甘均值荒歉甫蒞任即募甘州米五百石運貢行在飭所屬開倉賑飢兼散給籽種陝之邠州長武等處與甘境毗連民多飢斃復以糧二千餘石賑之

十一月端廕人載漪私走阿拉善

拳匪亂華行同妖孽端邸雖愚豈竟毫無知覺特其子已立大阿哥為萬世帝王計思借神道以服友邦

故信之最深莊王瀾公復從而附和之徐桐剛毅啓秀諸大臣又為之生波助瀾倒行逆施馴致洋兵齊集兩宮西巡百姓流亡城闕殘破聞瓦礫府庫空虛數百年所經營儲積一旦傾倒無餘論者謂元氣大傷始於親貴太后迫於公論知禍首之不能不懲辦也於是西安行在諭云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肇釁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勳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均革去爵職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行派員看管此諭既下列強之心仍未滿足以端王瀾公二人處置太輕太后

遂又下一諭定二人以監禁候決之罪其後減為發往新疆永不赦回籍二人俱屬懿親特予加恩也灑公西出陽關尙知守法王一人入甘境即往甘境即往甯夏以與阿拉善親王世代姻親故也宣統即位催令出關始由山後陝甘總督長庚以種族關係飭由藩庫月給銀二百兩遣逢改萃由甘州進省籌畫川資沿門持鉢攜帶眷屬私自回京外交團噴有煩言政府不得已檄令遵前諭安居戍所端王仍回甯夏貧困無聊其子竟鼓刀而為屠矣

十二月廿四日督李廷蕭密陳甘省事宜

廷蕭雖暫時攝篆而吏事軍事悉心區畫恐外人覘我虛實致蹈危機於是月十六日密陳甘

肅急宜整理諸大端其略曰甘肅回族極繁其在平涼化平張家川固原海城一帶者為亂後安插之陝回其在河湟甘涼各屬者為甘回與漢民積不相能桀驁難制前督臣以馬占魁帶隊駐河州彈壓占魁沒拔用其子馬安良以維繫之甲午之役安良帶兵北上河湟遂亂董福祥始撫定之該回黨性未化易亂難治此回情之可慮者也甘肅西甯貴德循化洮岷等屬蒙撒番衆爭鬪之案無歲不有傳審則抗不應召坐視則釁隙日深每派大員前往彈壓開導查照番規了結大半不就範圍洮州邊境遠接松潘時有番匪出劫之案迄未破獲此番情之可慮者也甘省地丁額徵二十餘萬除留支外報撥僅十餘萬雜稅報撥亦止十餘萬每當歲徵停徵則並此二十餘萬而無之軍務平定以後甘肅新疆防營及旗練各營餉項奏定由各省協濟四百八十萬何省應於何時起解均有專款定期是以每年尙無遲誤乃近來有謂新疆藩庫存款尙多四川河南遠欲停解不知新疆之尙未空庫者實賴前督臣左宗棠與部臣慘淡經營指項定期各省不敢遲逾設使新疆司庫全空邊軍因飢譁潰西事豈堪設想一旦邊陲有警協餉不繼兵勇潰散悍

同乘之豈獨甘新可危陝境亦將牽動此餉事之可慮者也甘肅瘠苦新疆伊犁等處地頗富饒逼近俄疆彼族垂涎已久邊境空闊與該國路路可進兵多則餉項難艱兵少則不敷分佈聞該國時有兵丁往來窺伺此腹心之患尤防務之大為可慮者也凡此可慮數大端吏治軍務極力整頓尙虞不足况以悠悠慮之有不償事者乎

慕壽祺曰成功自古是書生斯言信矣李廷蕭非老翰林乎到甘未及三月

而全局統籌嘉謨入告何見之遠而慮之深也倘天假以年其成功必有可

觀者焉

宗室載瀾遺戍新疆至蘭州駐皇華館

議和大臣李鴻章請懲辦禍首行在諭端王瀾公發往新疆永不釋回瀾公至蘭州總督

見面叩頭首受之而已滿人服官於甘者行抱見禮

案皇華館在省城都門街舊為左營參將署後為寶鞏局光緒七年總督楊昌濬建為主考欽差下榻處中為大堂堂左右為官廳東西為廂房宅門內為二堂堂東為內院宅門

西南為西院並有上房民國改為實業廳朱紹良改為綏靖公署

乾隆二十五年將軍兆惠平回疆凱旋至京帝命築壇於良鄉城南行郊勞禮上御黃輿將軍等抱膝跪見名曰抱見異數也四十二年兩金川平將軍阿桂凱旋亦築壇良鄉之

黃新莊駕幸勞壇將軍等戎服入行抱見禮一如光惠平回部凱旋故事案滿洲舊俗惟
家人父子抱膝相見以示親愛而清代朝儀至爲隆重凡臣子入見俯仰數十武之外咫尺
天顏不得近也終有清一代行抱見禮惟兩次今良鄉之南有郊勞壇遺址夷子聯軍
入京以國兵據以爲牧馬之所海門吳銘之有詩云當日君臣曾抱見祇今圍牧作圍場
蓋誌
痛也

